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證C二〇六號

翠雲中樹亭江上坐秋風生
秋尾河漾碧波間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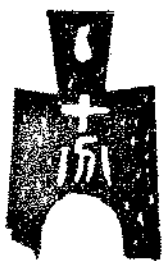
同志不消問以遠不秋
生而實主不秋秋秋
似露才主新前新招
家夫子如水餘遠望
秋雲居心靜有秋
清秋秋在去秋才共
中以為佳佳佳佳
托陳本不秋秋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六期



文

何可與
 到直如
 月可
 不字相
 應情寄
 多
 心書蹟肥
 活
 三十厚
 酒
 瘦減一分
 深
 省
 能
 上海

白蕉書扇面

編者的話

白蕉先生詩書畫三絕，看見他的作品的人無不交口稱讚，以為本期「畫題鱗爪」，及所寫的扇子，不過小試其技，已可略見其能事。扇子的那一面，還有龔翁先生所刻的圖章和所題的詩，大氣磅礴，真造。可惜一時來不及製版，以致未能刊出，在此特向龔翁先生道歉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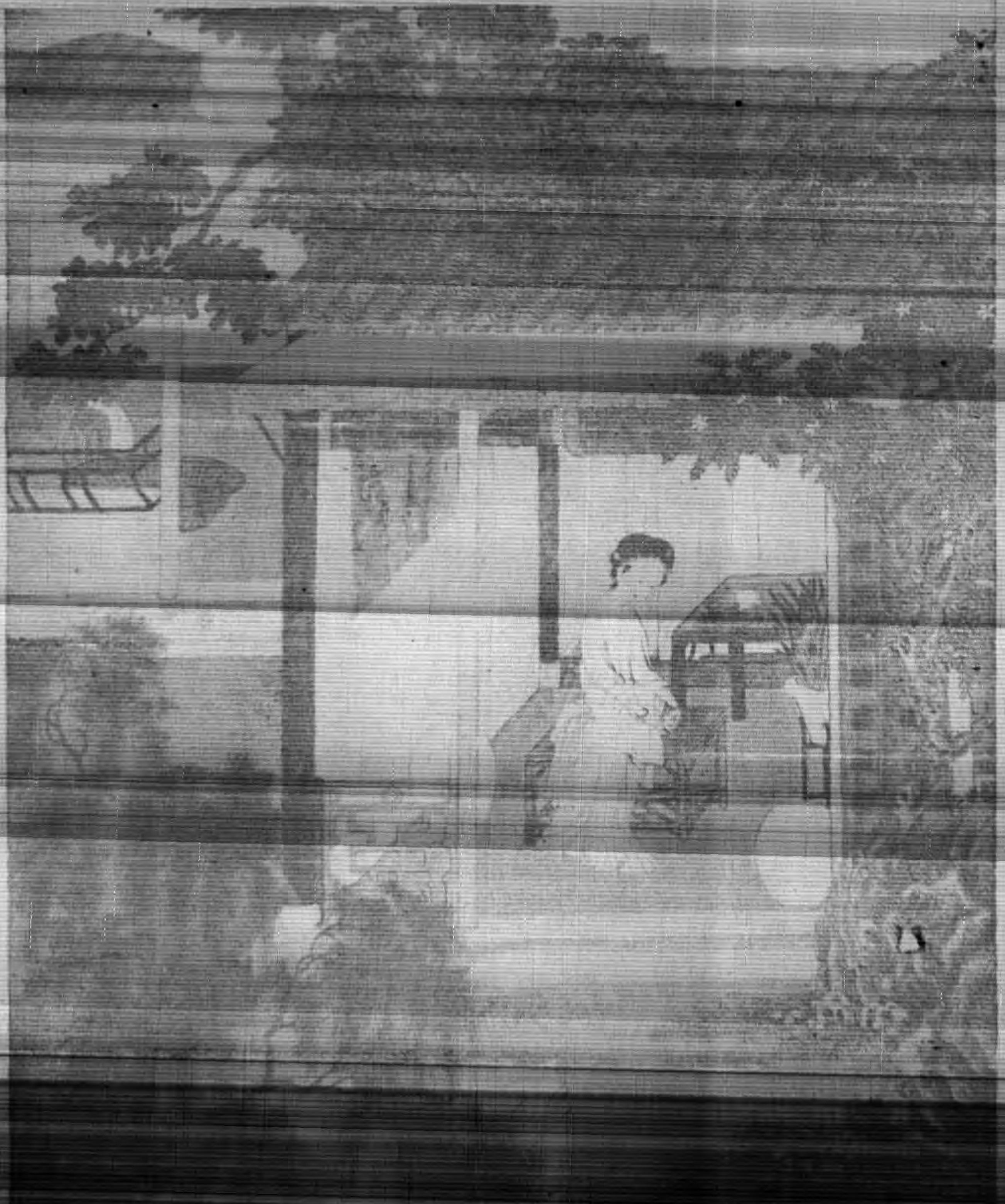
揮秋潭先生之「萬斛文泉館詩鈔」，因拚版關係，臨時抽去，留待下期發表，特向揮先生道歉。

本期江頭碧血，蟻居雜綴，論翻譯莎士比亞，仙霓社之前後，暫停。凡加入「紅茶文藝社」的社員，所有投入「茶餘」的稿件，可登的總必為之登出，不可登的，也當說明理由，退還作者，請各社員踴躍投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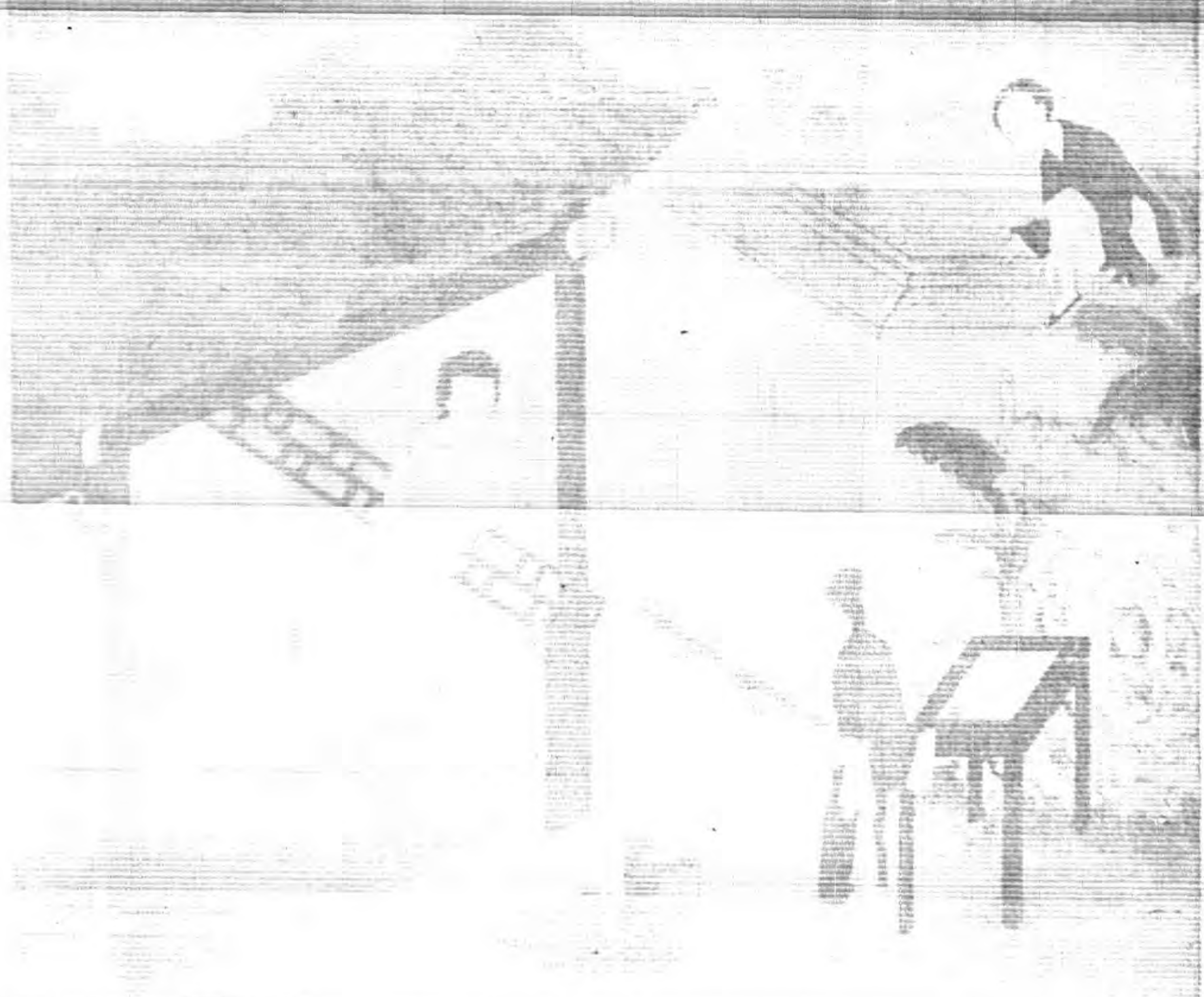
有許多讀者來信表示意見，說三個長篇，最好不要間隔登，一併繼續登載下去。現在本刊第七期起，即將擴充篇幅，我們當遵照這個意見辦理。

更有許多讀者，要叫我多寫些文字，說，我每期所寫不多，甚至第四期一篇都沒有，未免使他們失望。我對於這些讀者的「雅愛」，萬分感激。但我可以表白一句，我固然忙，却還不至於忙到偷懶，連一篇文字都不寫。老實說，每期我所寫的，並不止一篇。不過我素抱「牧牛翁不留姓名，楊朱無揚子」這種見解，所以我所寫的文字，難得會用我的真姓名。聰明的讀者，只要仔細辨認一下，總能看出那幾篇是我寫的罷。

今得本刊讀者張××君來信，舉發第一期「茶餘」(在本刊第四期)中「往事」一篇，和民國二十年「中學生文藝」中王婉容君的「青萍」相似。我們調查之下，果然發見「往事」雖非全抄「青萍」，總不免改頭換面，使人難於含糊過去，因而我們在此公告，取消「往事」的奪標權。我們覺得很可惜，希望以後不會再有這類事情發生。



晴晴个... 梅瓶金... 盼情耶佳人占鬼卦



單夫西門

慶，推辭到家，走

到金瓶房裏，剛

脫了衣裳，就往

西門慶裏去

李瓶兒

良久，

只起

黑

推

上

細

被

門

上

只

推

黑

只

起

黑

推

上

本刊啓事(一)

第一次文虎和詩謎的獎品，本擬由本刊發行部專差送上。但結果得獎甚多，以致無法專送，不得已臨時改請得獎諸君親自來取，重累諸君為微薄贈品，多所奔波，甚為抱歉。現在為求辦法完備起見，改訂條例于左：

- (1) 第二次的詩謎和文虎，在猜射時，仍請用本刊所附之明信片，以免猜射者多費郵票。
- (2) 射中者領獎時，如須本社代寄，不論獎品多寡，本埠一律請寄郵票一分，外埠二分半。
- (3) 第一次獎品，本限于八月三十日截止，現查尚有少數未領，大概是因為道遠不便吧！茲特變更辦法，亦可照第(2)條辦理，並延期至九月十五日為止，請已中未領的讀者們注意。
- (4) 收件人姓名地址，必須與猜射時明信片上所寫者相同，否則不寄。

本刊啓事(二)

本刊自第七期起，增加篇幅，除長篇小說已約定林徵音先生等担任外，再擬現金徵求各種散文，以實篇幅。茲訂定辦法如左：

- (1) 本刊徵求各種散文稿件，不論文白，莊諧，撰譯，均所歡迎，切合時事者尤佳，每篇文字，至多以五千字為限。
- (2) 來稿發表後，每千字致酬國幣一元至五元。
- (3) 來稿致酬後，其著作權即歸本刊所有，該著作人不得再售與他人。
- (4) 稿末請註明作者姓名住址及略歷，並請簽字蓋章，以便領酬時有所對證。
- (5) 掲載時須用真實姓名，不願者可以來信商酌。
- (6) 已在他處發表過之文字，請勿投來，即使登出，亦不致酬。
- (7) 來稿如須寄還，請附足郵票。
- (8) 來稿請於篇首註明「應徵」二字，否則按普通投稿辦理。

(9) 來稿請寄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本刊收。

本刊啓事(三)

本刊自發行以來，雖是為期甚短，但已備受讀者歡迎，無任榮幸。讀者諸君的意見和批評，本刊陸續收到的，已有數千通之多，統計內容，不外左列數點：

- (1) 篇幅太少，要求擴大。
- (2) 改為旬刊或週刊。
- (3) 長篇小說，不贊成間隔登載，且要求每期每篇登載一回或一節。
- (4) 多登小品文，即稍長的散文，亦須一次登完。
- (5) 插圖太少。
- (6) 多登明綠先生所著「義民別傳」一類的作品。
- (7) 其他關於增加篇幅之種種意見。

根據右列大部份讀者的要求，本刊自當力謀改進，以副雅望。但因本刊限於時間及經濟，實在力不從心，只得從緩。自第五期發刊特大號以後，讀者的要求信，更如雪片飛來，謂至少限度，每期材料，總要與第五期相同，售價不妨酌加。本刊衡量情形，不要使讀者失望，就決定自第七期起，實行擴大篇幅，略增售價：

- 一、每期至少增加十二面，藉供讀者盡情欣賞；
- 二、每期零售增至一角五分，訂閱半年十二冊，一元六角；全年二十四冊，三元，郵費在內，(國外另加)藉維成本。

總之，讀者如有所求，本刊自當竭誠以應，但是現今紙價飛漲，本刊亦不能不兼顧事實，以求調劑，愛護本刊的讀者，當能諒解。但在九月十五日以前長期訂閱者，仍照原定價目，不另加價，以示優待。計：半年十二冊，一元二角；全年二十四冊，貳元，郵費在內。(國外另加)

秋水軒主人獎學金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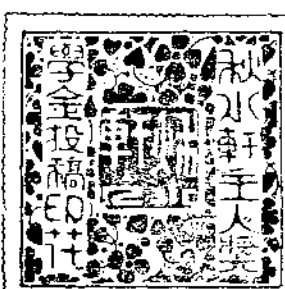
學生學業之進步，固有賴於學校教師，循循善誘，學生本人，刻苦用功，而社會上各團體，各個人之獎掖提倡，實亦具有相當之功能。上海自成孤島以來，此項團體或個人，大都似已停止進行，而對於文學一事，更覺無所聞問。秋水軒主人者，素嗜文學，以為文學之為物，無論其本身及作用，均有莫大之價值，頗思有以促進之，爰斥資若干，交由本社，辦理獎學事宜。本社受託之餘，認主人雅意，極可欽佩，用特負責辦理，擬定條例如左，讀者諸君，幸垂察焉。

秋水軒主人獎學金條例

- 一、本學期獎學金國幣五十元，由秋水軒主人頒給之。
- 一、凡屬本學期的中學生，不分學籍，不分性別，皆有自由投稿的權利，和得獎的希望。
- 一、凡屬中學生之國文文藝作品，不論文言，白話，皆可投稿。每篇至多以一千字為限，切合時事者尤佳。非文藝作品，不論優劣，概不登載。
- 一、投稿時須貼「秋水軒主人獎學金印花」，每篇一張，方為有效。此項印花，附于「紅茶」內，自第六期起至十五期止，每期每冊，皆有一張。
- 一、投稿時須寫明姓名，籍貫，年齡，性別及現在攻讀之學校和年級，與永久通訊地址，並簽字蓋章，以便發表時刊出

，及領獎時有所對證，或通信之用。

- 一、投稿不論發表與否，概不發還。
- 一、本刊自第七期起至十五期止，每期特闢「中學生園地」一欄，專登中學生文藝作品，每期以十篇為限。
- 一、每期由本刊讀者，公開選舉最佳之作品一篇，為初選當選作品，在下期內公佈之，該篇作者，由本刊酬以清雅之贈品。
- 一、在本刊第十六期內，將以前九期當選之作品，合併刊載一次，再由讀者公開覆選最佳之作品一篇，為覆選當選作品，該篇作者，即得「秋水軒主人」之獎學金。
- 一、初選與複選之票數，由本刊法律顧問唐鳴時大律師證明之。
- 一、投稿及格與否，由本刊主編人評定之。
- 一、凡屬及格而將發表之文字，由本刊預先通知，該著作人，應寄最近半身照片一張，以便在文字發表時，同時登出。
- 一、投稿文字，不可用鉛筆抄寫，尤不可雙面謄寫，以免排校時發生困難。
- 一、投稿請寄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紅茶文藝社「中學生園地」編輯部收。



秋水軒主人獎學金委員會訂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六期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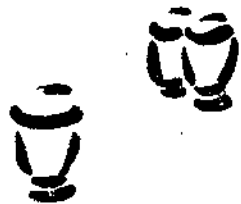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封面古畫：「盛懋山水真蹟」……………秋水軒主人 | 裏封：「白蕉寫扇面」……………白蕉 | 插圖：「仇十洲畫百美圖」……………秋水軒主人 | 別情在五洞橋及水閘……………盧孫一……………四—五 | 茶餘偶憶……………查猛濟……………六 | 章門弟子中之黃侃 | 明道人……………明綠……………七—九 | 突圍……………(長篇)……………若霖……………一〇—一八 | 嚶鳴小記……………趙景深……………一二—一三 | 幽默的老舍 | 畫題鱗爪……………白蕉……………一四—一六 | 插畫：牛衣對泣(流民圖之五)……………蕭劍青……………一七 | 在戰網中奔逗……………(續)……………曹之競……………一九—二二 | 談鬼……………過客……………二二—二三 | 雨夜……………(劇本)……………章陀……………二四—二七 | 漢畫的特性與其欣賞法……………蕭劍青……………二八—二九 | 哀求有罪……………長生……………三〇 | 談摺扇……………若及……………三一 | 棉襖……………哀樂……………三二—三三 | 牢獄中出入……………(長篇)……………丁丁……………三四—三五 | 摩登古文……………小子……………三六 | 「茶餘」第三期 | 死亡……………裔猴 | 想……………苗水巧 | 談狗……………志超 | 細嚼「八一三」……………袁世英 | 買錶……………定一 |
|-------------------------|-------------------|------------------------|---------------------------|--------------------|----------|--------------------|------------------------------|------------------------|-------|-----------------------|-------------------------------|----------------------------------|---------------------|------------------------------|------------------------------|--------------------|-------------------|---------------------|---------------------------------|--------------------|---------|-----------|-----------|-----------|-----------------|-----------|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六期 目次



別情在五洞橋及水關

孫·盧·一



轉出城門，五洞橋躺在晚烟中的頹唐的姿態便呈現在眼前了。這一次是特地來訪問五洞橋的，我和愷子兩個。

隨着愷子一家，一路逃難，來到這『山之國』的江城住居下來，已有十多天了。解放了逃難中緊張的心緒，頗想找一處清雅的地方消磨半日光陰，愷子於是屢次提及西門外的五洞橋：『五洞橋是好的，一座古老的建築。靠近還有新建的水關。』聽了也就記着，然而只是記着而已。八月下旬的天氣正很炎熱，在灼熱的太陽下走路，去訪問所謂清雅的地方，總覺清雅抵不上炎熱，沒有什麼上算。耽着攔着，五洞橋在我只是一個嚮往或誘惑。

然而我在江城的勾留是只贖一天了，『飢來驅我去』，我將在第二天的一早別離愷子，別離愷子的一家，向更深更深的山城遠遠地去漂泊去。

別離的情緒隨着微雨後西斜的，然而絢爛的太陽增長上來，我說，『愷子，訪問五洞橋去吧。』

愷子懂得我的意思，僅是悽然的點一點頭，便去換穿她的皮鞋了。

永安溪平靜地抱着江城，從北城到西城，溪身依一個弧形扭曲着，緊緊地抱着城根。五洞橋橫跨在溪上。如果站在橋上，把站着的地方作為終點，溪水像兩支臂膀向東向南伸張着，把大半個城抱住了。

太陽已經西沈，天空零碎地飄着一些灰色雲塊，光線很黯澹，暮色從每個陰暗處升起，瀰漫開來。是夕暮了，風飄拂着，一雨之後，着實有些秋意。這景物諧適地配合着我們的心情。

晚烟，在微雨之後，較平時濃重。五洞橋安穩地睡在晚烟的繚蓋之下。它夢想一些過往的事吧，頹唐地睡着。它是個老年人了，遠年的苔蘚給它繡一身斑斕枯皺的外衣，磚縫中滋生的小樹木像一些蕭然的短髮。烟暝，織成深濃的靜穆，朦朧地，夢幻地，把它全體的線條溶融了，模糊了，給添一層頹唐的夢意。

溪水停止了細語，蒼蒼的遠山，默然旁侍。沒有人來擾亂五洞橋的平靜，我們放輕脚步走上去，怕驚醒了它。

五洞橋，以五個穹形的橋拱把永安溪的兩岸連接起來。實在是五座獨立的橋在四個橋柱之上連在一起而已，從這一邊到彼岸，它把溪身割成五個均勻的部分。通過它，得上升下降五次。溪是頗為淤淺了的吧，從離水面高高的橋柱和近岸一洞的灘上已蓋起了住屋這點看來。

往回地踱了兩遍，我們在橋中央的石欄旁站定了。暮色蓋下來，披着薜荔的古老的城牆顯得似乎很遙遠。模糊，寂寞，淡然的哀愁泛上心來。我把注視着五洞橋及其四周景色的眼光移上愷子的面部。在暮色裏，她的眼睛是灰黯的，有一句說不出的話徘徊着，那是：漂泊者的歸期是在那一天呢？然而保持着緘默。多看一會是好的。然而，五洞橋，太頹唐了。空氣沉重地壓着我們，呼吸都不輕快呢。

三

循着磚縫長滿爬山虎的城牆走，穿過幾個芬馥的橘園，我們去看離五洞橋不遠的水閘。

水閘勁挺的鋼骨驕縱地橫在溪上。斬削的直線並沒有在暮色的深濃裏變得稍為溫和一些，劃破了蒼靄的暝烟不可屈服地挺然地橫着。比諸五洞橋的頹唐，這是頗距離了一些年代地表現着各

別的風格的。

撇開了時代的躍進，然而，五洞橋是適合我們心情的。光線更黯澹了，宿鳥都已棲盡，四周絕了人影。寂靜淹沒了曠野的一切。溪上的晚風非常涼，簡直有些寒意。我們靠緊了坐在閘上，相互用各自的體溫使對方溫暖。

過着一些時候，在涼風中，我們溫暖地舒適地過着一些時候。這在我們一向是極其難得的。

一個思想電似的穿過我心頭：

明天一早得上我漂泊的征程，溫暖，也不多時吧。

從轟炸中一起逃出來，總有一些時安定，可又不得不離別而去。敵人的迫害，途程的遙遠，後會是不可期的。要是我們過去曾有過歡樂的夢，那也能，然而過去是把長長的時間投資在艱苦之中的；要是將來能有明朗的希望，那也好，然而將來是會比過去還要艱苦的吧。現在呢，現在却正是臨別的一瞬，雖然溫暖，畢竟太匆促。

回頭看她，她可憐地陷在沈思中。被淒涼的情緒佔領了我的我，想找出一句安慰她的話來。然而我，也有什麼話可說呢？

突然，她的兩臂蛇似的圈住我的頸項，上半身靠住我前胸，仰着面默默地看我，眼睛在漸漸暗下來的暮色中閃着淚水的光。我吻她含的眼，默默地。

聳動着肩膀，她抽咽起來了。是這樣的悲傷。是這樣的沈默

茶餘偶憶

查猛濟

章門弟子中之黃侃

黃侃字季剛，章門之大弟子也。太炎先生門徒徧海內，或得其詞章，或得其小學，或得其音韻，或得其考據。至於能盡得其真秘，若孔門之顏回者，季剛而外無其選。季剛使酒罵座，亦有師門風，×氏任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時，偶議其以體詩授諸生，季剛聞之，竟擲其頰，故自好者少敢與之近。初抵金陵，挈家館友人某氏廬，未久即殤其子，遂不辭而徙，且大書「天下第一凶宅」數字，榜於友人之門，見者嗤之，其不近人情如此。然季剛於師氏則信之深而敬之篤，當任中大教授時，章在滬上，每星期六必自首都赴滬謁其師，偶或論學不合，章怒至拍案，季剛則唯唯低首，不敢有後言。季剛有季常癖，尤畏犬，故時人為之語曰：「一生三畏黃季剛。」蓋謂其畏妻畏犬畏太炎先生也。黃先章氏卒，其師哭之慟，嘗輓以聯云：「辛勤獨學鮮傳薪，殲我良人，真為顏淵與一慟」；「斷送此生唯有酒，焉知非福？還從北窰探重玄」。黃氏在章門中之位置，於茲足見其概梗。

而不說一句話。

溪上的晚風太涼，不可以久留啊！

四

這是過去的夢了，但是還很鮮明。自從離江城之後，和愷子及愷子的一家曾見過一次面。然而戰爭把我們再度遙遠地隔開了。

戰爭將無期的延長下去，我的境遇比從前變得更壞了，和愷子的會合將是一個奢侈的夢吧。就是五洞橋的短促的一瞬，也已不可復得。現在，只有五洞橋頽唐的影子和水開勁挺的姿態還時時逗引我的夢幻似的記憶，作為寂寥的心情的一個點綴。

(完)

本社聘請唐鳴時大律師為法律顧問

唐律師 北京路三八四號
事務所 通易大樓四樓
電話 九四三六四

明道人 (續)

明·綠

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誦畢之後，他又激昂慷慨，手舞足蹈地高讀着，其中有幾句是：

……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然自立者也。……嗚呼，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共洒申包胥之淚，誓焚百里奚之舟。……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各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

他誦讀了一會，又一手指着白蓮涇，高聲唱着：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他這樣誦讀着，唱着，經過了好久，有幾個跟他來的人，都漸漸地走去了。末了，他躺了下來，呼呼地睡去，大家就走得一

個都不剩，由他去。

大家不曉得他晚間是睡在什麼地方的，可是一到明天，又看見他好好地上市出現了。起先他那種突如其來，以及種種怪誕的行動，的確曾引起過許多人的驚奇，後來日子稍久，大家看慣了，也就覺得不足爲奇了。甚至婦人孩子，都認得他，並且忘記了他是陌生人，看待他和本地人一般。

他在羅店鎮上，就此一住了好幾年，唐秀才和奚秀才既成了他的好朋友，其他的人，也大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因爲他的畫既然可以送人，他的錢也未嘗不可以送人，這就造成了他那爲人所喜歡的地位。他的畫流傳得很廣，而獲得他的畫的人，也都很寶貴牠們。

不過有一些富紳大賈，對於他卻沒有十分好感。他們請他畫畫，他大都不答應，或者故意用高價來嚇人。他們請他寫對，他總寫着這樣兩句話：

陸沈不必由洪水 誰爲神州理舊疆

拿着的人，看見不是歌功頌德的話頭，自然有些不大歡迎。

幾年之後，東南三藩的叛變，先後被清兵削平了，便是其他忠於明室的忠臣義士，也是死的死，降的降，差不多一個都不存了，這種消息，傳到了羅店鎮上，便引起了明道人更進一步的怪誕行動。

從此，他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是醉，都是哭，人們要和他說什麼話，他都是罵。他簡直是不近人情了，連唐溪二秀才，看見了他也有些害怕。

有一天，他在酒肆中醉得跌在地上，呼天搶地地大哭着，許多飲酒的人，都發生了厭惡。有一個人耐不住，便對他說：『喂，喂，老道人，你的年紀也差不多六七十歲了，為什麼喝酒時不量量自己的量，要弄得這樣酩酊大醉呢？既然醉了，就回到你的住處去睡好了，為什麼要在這裏神號鬼叫，弄得大家都不太平呢？你還是不要鬧罷。否則你還是回去罷。』

『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他聽見了這話，忽然不哭，跳起來就指着衆人罵着：『你們知道你們的祖與父，曾經吃過什麼苦，受過什麼罪？他們有的被鞭子所殺，被鞭子所虐待，是爲的什麼？他們的家被鞭子所毀，又是爲的什麼？你們得有今日，都是意外的生存。你們不曉得爲祖宗爭氣，反而安居在仇人的統治之下以爲滿足，你們真是沒有心肝了！你們想想，要是你們的子孫忘記了你們，去事奉你們的仇人，你們願意麼？——啊呀，我的太祖高皇帝呀！——』他又哭起來了。

被他罵的人，倒也並不怎樣怪他，因爲本來知道他是這樣的，不過現在更甚一些罷了。而且他們聽了他的話，似乎也正有一些惶愧。

他一頭哭，一頭罵，又按着他的常例，走到了市外的高墩上，唱了起來；但是這時已經沒有多人跟他了，於是他就幾乎成了獨唱。這次他所唱的，也較平常兩樣些，似歌非歌，似曲非曲；不過字句卻很容易聽得出來：

第一聲哭哭我的崇禎萬歲爺 他爲國爲民是一個聖明君 可

恨那一班貪生怕死的大臣們 逼得他高弔煤山斷了魂

第二聲哭哭我的大明江山 花園錦簇是多麼地美麗好看 可

恨那不肖的子孫沒有將牠好好地保 弄得來處處烟塵處

處腥羶

第三聲哭哭那死守揚州的史閣部 他赤膽忠心要把鞭子來抵

住 可恨那不聽命令的驕將與悍卒 逼得他孤魂長繞着

梅花樹

第四聲哭哭那死守江陰的閻應元 八十一天殺得那鞭子們沒

有地洞鑽 可恨那一處處的大城都不來救應 眼看他碧

血化成了紅杜鵑

第五聲哭哭那死守嘉定的侯黃兩先生 豎起了義旗要殺盡那

些滿洲兵 可恨那狼心狗肺的吳志葵 眼睜睜看他們肝

腦墮了埃塵

第六聲哭那保守羅店的衆義士 說到殺韃子使個個奮勇爭

先 可恨那棄明投暗的漢奸李成棟 橫着心腸來把他們
摧殘

第七聲哭那沒有成功大事的三個藩王 他們會先後起兵爲
漢人爭光 可恨那天下的人心都已死 免不了在胡兒的
手中一個個覆亡

第八聲哭那普天下的義士和忠臣 他們只知有明不知有清
可恨那認賊作父的人更不少 將他們的忠肝義膽當作了
假惺惺

第九聲哭那忠臣義士的子孫們 你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光榮
可恨你們忘記了祖宗的深仇與宿恨 在胡兒的治下一味
價効着愚忠

第十聲哭我這窮途潦倒的老道人 眼看着異族胡兒來作了
帝王 可恨我無拳無勇不能拚一死 枉自流落在人間受
盡了淒涼

不久，明道人就在羅店鎮上失了蹤。

「也許他看見天下事絕對無望，已經死了罷？」唐秀才的猜測之辭。

「也許他又到別的鎮上去幹他的流浪生涯了。」奚秀才所能想到的話。

(完)

白蕉書畫篆刻直例

甲戌自訂
或寅重訂

楹聯 三尺起每尺二元 六尺視四尺加倍

堂幅 四尺十元 五尺十二元

立軸屏條 每尺二元 屏每堂以每條計

扇冊 每件六元 小真書加三倍 名片五元 三字爲限

榜書 尺以內每字三元 尺以外每字五元 三尺以內每

字十元

碑版及手卷 五百字以內者均百元

畫蘭石蔬菜 扇冊 每頁十元 立軸橫披 三尺以內十

二元

篆刻 石章 白文每字三元 朱文加半

牙章 白文每字四元 朱文加半

晶玉五金章不刻 方寸以外大章加倍 三分以內小章不刻

詩文題識 每件二十元

文劣不書 紙劣不書 不畫 石劣不刻 潤到後半月取件

親友照例減半 以直接關係爲限

本埠收件處

受多亞路一六〇號 社會日報館
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紅茶文藝社
二馬路山東路 湘姚中學
霞飛路一四一三號

本期封面古畫作者盛懋考證：

盛懋，字子昭，臨安人，僑寓嘉興。善畫山水人物花鳥，世其家學而益精。其父名洪，一作洪甫，字文裕，善畫人物翎毛山水。本幅藏秋水軒主人處。



突圍 (續)

吳霖

(七)

他很疲乏地爬上了第三層樓梯，喘了一下氣，把手裏的包裹撲的向着門邊一沈，跌在地上，就橫着肩胛在門口推上一推；咳地開了。他見到裏面好像鬧哄哄似的。

「喂，老周，來了嗎？哈哈……」是祥的聲音：「幹嗎你這樣狼狽呀，快一點坐下來。」

「oh！潔長把門口的包裹拿進來吧。」另外一個赤着膊的小矮胖子這樣叫；繼而見着他兀自不動，就很快地躡了個箭步，走到門口把包裹提了過來。

帶眼鏡的一個頗長的人，他把濕膩膩的汗衫徐徐捲到胸口，張着嘴對潔長微笑着；把杯白開水授給了他。

他就很隨意地坐在小鐵牀上，把隻手托住了頭額，一邊頻頻用毛巾手帕揩着油汗，臉上原是紅紅的，髮絲蓬亂得像亂柴堆。

「外邊路上很亂吧，我們中國飛機正打破紀錄地顯顯威風；你聽，高射砲蓬蓬蓬開得多麼慌亂，沒意義！」

「這樣看來，我們在過去是把我們空軍的實力估計得太低了，現在牠正在堅強地抬起頭來。」帶眼鏡的老徐補充了祥的意思，他同時靠近了窗把頭伸向外邊探了一探：下面有一個江北小販在逼緊尖喉曬喊着：香脆餅，脆麻花，苔條餅！

「我們試試看這是什麼東西。」於是祥在袋裏摸索着什麼，就放在窗前縛上繩子的籃子裏面，吊了下去；一邊學着不純

粹的江北腔：「香脆脆品！坍掉餅！」

吊了上來以後，祥就把一個突的射到潔長的頭額上來，鬆脆的餅受到挫折馬上飛散開去，把地上更弄髒了一點；潔長呢，還是坐在牀上在呆想着什麼。

他們把餅送進了嘴巴，咀嚼起來，接着卻皺了皺眉齊聲喊着：「上當，媽的！這些受潮的東西還要賣給人家，真可惡得很！」

之後，他們繼而提議現在已經到了吃飯的時間，這裏添了一個來客，要喊什麼較好的菜來；他們就派赤着膊的小蔡到對面天樂居菜館「交涉」；小蔡白了白眼睛：「我這樣赤着膊可以去嗎？」

「當然有傷風化，不過你可以套上一件隨便什麼之類的——手續非常簡便。」

小蔡沒有辦法，就噤哩咕囉地套上襯衫，披上派力斯上衣，又彈了個白眼，踱着方步走了出去，碰的把門恨毒地關上。

「小鬼頭！不像樣子，這樣懶法子！」

老徐很冷靜的打了個哈哈，這番他在小徐的身上又想出很好的語料來了，「喂，潔長，不要這樣垂頭喪氣似的——你可又是什麼『失戀』嗎？我告訴你，小蔡倒真是失戀了，你猜猜他本來的對象是誰？」

「柳清！」祥的聲音。

「對了！」他有意扮着狡狴的鬼臉，再打個大哈哈：「不過柳清小姐可不像他這樣了而郎當呢，在學生界救亡陣線上可不是挺挺硬的，小蔡幾次三番追求她，她倒也不拒絕，不過終也說他太了而郎當了，說他應該做點工作囉；哈哈，小蔡那時也不是很『熱中』嗎？救亡陣線上多了隻蠻牛，這是愛的魔力呀。可惜小蔡最後終於改不掉他底劣根性，行動還是小孩子樣子這樣浪漫。這次「八一三」爆發了，據說柳青到了西北去，要他一同去；理由呢，

上海環境太惡劣，說不定小蔡是會得墮落下去的，可是他能够吃苦嗎？當然了而郎當的拒絕了，於是他不能夠一塊兒同上

「征程」了，於是他『失戀』了。」他轉了一口氣。「不過他也是無所謂的，失戀對於他好像也沒有什麼過不去，他還是嘻嘻哈哈地下去，我希望他也這樣的嘻嘻哈哈地

一輩子下去吧。喂，周潔長呀，你的精神逐漸恢復了？仔細，我可在『諷刺』你！」

他在牀邊跳了起來，在老徐肩上揮了一拳：「不用諷刺了！」

「哎唷！」

「哈哈！」祥手中在整理繁亞玲的弦線，「哈哈，失戀失戀呀，廚川白村說，世界上假如沒有戀愛，在文藝的花園裏不知要怎樣地空虛和寂寞哩，小蔡鬧，老徐鬧，還有運動家老周鬧，於是世界永遠不會太平起來了！」

「你聽外邊什麼聲音？——天空中什麼聲音？這也關於戀愛的嗎？我們民族解放戰爭說起來可比什麼都偉大啦！」老徐

這樣自得其樂很客觀地說着，他演了個手勢，好像在摸指揮刀……

「混賬！你祇好去做軍隊裏的書記，但你也嫌太胆小。」潔長滿帶着強烈的讖諷口吻，他睨了睨老徐是否要難為情起來，見他倒若無其事地還在窗邊望野眼，他又想要立起身來在他背上打上一冷拳！

「……………」

門忽然要炸裂開來似的被打開了，門口出現了一個小蔡，他正用腳提得很高，剛才還是把腳尖踢痛了倒有點不滿意。他嘴裏喊着：「蟾糊一盆，蝦仁鷄丁各一盆，炒腰子一碗，外加蛋花湯，還有皮蛋五個，花生米二角……黃酒三斤！」

「太海派！像什麼樣子。」

「……………」

好容易靜默了一下子，桌上正端正好不久喊來的菜，於是祥以地主之誼招呼了大家：

「天氣雖然太熱，但是我們爲了今天的空戰實在是太興奮了，我們應當祝賀中

國的新生，多喝幾杯『黃水』。」

於是他們倒靜靜地喝上幾杯，咀嚼極燙的菜肴，一方面不停地用蒲扇揮着，還用手巾揩着汗；他們又咕囉地嚶語起來。

「潔長幹嗎今天沒有與兒！」是老徐的官腔，他還跟着打一個像煞有介事的哈哈。

「失戀了！」小蔡感到太熱，他同時

覺得喊菜的『偉大』的責任已經完畢，索性把黃府綢緞衫褪下來出起了膊！一面還不停地用摺扇扇着。

「哈！哈！」他們三個人心照不宣地笑了起來。

「……………」

嚶鳴小記

趙景深

幽默的老舍

不見老舍將近十年了。雖只一面之緣，卻至今懷念。最近常在漢口香港等處的文藝刊物看到他的通俗文藝的寫作和理論，從京戲大鼓一直到唱洋片（即西洋景），十入般武藝，件件皆精，頗為欣羨，因此想起他的來信，也有通俗文藝的意味，甚為幽默。

記得我編青年界的時候，曾經向他索稿，仿鮑超之意，大書「趙」字，用紅筆圈起來，旁註云：『老趙被困，請發救兵（小說也）。』他的回信極妙：

「元帥發來緊急令，內無糧草外無兵！」

「喝悶酒不大相宜，實在太『苦悶』得很；小蔡喉嚨是括括叫的，請他唱一隻進行曲。」潔長臉上閃爍着微笑，他喝了一點酒，似乎把剛才的『苦悶』擠脫了一大半。

「……………」

「我不願意唱這樣的歌，你們不感覺到矛盾嗎！」

又是老徐，他對於術語是更熟練了的：「這是矛盾的統一！」

答！答！答！門忽然響動了起來，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又有什麼朋友進來：正湊巧得很，章紋湘來了！

「你們都在這裏享受嗎？好，不給我添一付杯筷，豈有此理！」來的人一衝進門來就這樣地說，她穿上一身非常漂亮的西裝，飄忽忽地很有趣，下面着了一雙白跑鞋，用手指向他們點了一點，同時很靈活地向各人招呼了。

「紋湘，今天潔長也在這裏，所以菜水比較不差點兒，你倒來現成一下！」

小將提槍上了馬，青年界上走一程。

咳！馬來！

「參見元帥。」帶來多少人馬？「兩千來個字，還都是老弱殘兵！」後帳休息

「得令！正是：旌旗明日月，殺氣滿山頭！」

他寄給我兩三篇稿子以後，有一次我又問他要稿子，他的覆信是一口流利的北平話：

青年界的稿子，得到明年再說了。您瞧，老哥，咱的預定工作已經定到明年夏

天；天天幹，恐怕還交不上活，怎敢亂應新買賣？看吧，明年暑中有暇必給您

一篇。請您原諒吧！幹咱們這行的，閒着不好，忙也不好，怎辦？

其他警句甚多。例如：

小坡的生日被東華拉去，我沒臉給您寫信；可是東華說：景深是老友，必不見怪。果然，您的信又來了，是之謂宰相肚子好開飛機乎？

又如：

條件是好說的，因為我的天性隨和，不會瞪眼要大價。

妙語如珠，不及備錄。抄了不少，「膽文公」下場。拉里拉里拉！

「什麼現成不現成，外邊是闖了大禍了空，人呢不曉得飛到那裏去了，大世界了，今天的空戰我們飛機隊裏有一隻被敵門口是弄得一場糊塗，據說指揮亭上的巡人的高射砲打中了尾巴，祇得飛了回來，捕也同時遭了殃。呀，但丁的地獄！你那裏知道飛到大世界的上空，就跌下兩個們倒在這裏胡鬧？」

炸彈來——機件是壞了罷，也沒辦法。哦 「噢，怪不得不久地皮好像震上一震

哨，齊巧打在四叉路口，人却又正多着；炸彈的磅數很大罷？人死了多少？」

這禍真不算小，好幾輛汽車和黃包車都騰 「大概六百磅罷，人當然不會少！」

「紋湘，你愛多亞路來嗎？」

「聽得人家說。」

「……………」

靜默。

她也領到了一份杯筷，坐了下來，加入他們吃喝的小集團，他們又這樣悶聲地繼續咀嚼起來，

「皮蛋要嗎？」沒有聲音。

「……………」他開始憂急起來

，心裏在想：「呀，秋姊在大世界收容所裏做工作呀，不要出了什麼亂子，做了犧牲？不會罷，她不見會得站在門口——裏面終沒多大關係……不要胡思亂想了，

天下那有這樣偶然，會得她也在內……」

不過他神經似乎很不安靜；聽到了敘湘報告的消息，終有點搖晃不定似的。他自己曉得太多了，要不是神經衰弱，這是幾天以來的「新症」呀。這胡思亂想真討厭，或者是酒喝得多一點了，他是太興奮了……

這會，他倒想法打破現在所有的沈悶

畫題鱗爪

白 蕉

(一)

余嘗謂與酸秀才論藝，不若與牧豕牧羊兒唱鄉下小曲，或與弟妹輩用小磚頭造房子爲得。興至，以破筆寫菜菔七兩，香菌二錢，奉贈悲鴻先生作午餐，其滋味慎勿告吳瘋子于長鬚耳。

(二)

有見白蕉涂此者曰：何不暈朱調鉛？對曰：何郎雖白而無粉，又不得玉樓人口脂，復安能朱朱白白，如宋家公子使彼姝登牆而窺耶？辛未十二月赤松里人。

菜菔爲陳仲子園中物，爾則出陽羨山中，君家故鄉風味也。又記

(三)

白蕉兒戲聊復爾爾。

(四)

家大人藝蘭於盆，余爲之移植於紙，其茂盛殊不相上下爾。

的空氣：

「悶酒不宜多喝，不幸也是徒然，我們應該『鼓勵』一些，『興奮』一些，不要爲了憾事而懷喪。我們是年青的，應該幹得痛痛快快的，現在還是喝酒？」

「對了，我們請紋湘給我拉繁亞玲，小蔡給我唱！」

「繁亞玲的弓斷了！」祥說着便把酒壺搖了一搖，示意老徐添酒。

天色已經逐漸模糊起來，遠望窗外空中有黯灰色的煙霧網罩着，沒有一絲涼的風，够悶人的；下面弄堂裏拉胡琴亂吵亂鬧的嘈音昇上來，聽了更加了一層沈悶，祇有淡淡的月光還悄悄地透入窗紗，較爲和諾一些。

「唱隻曲子罷，我婆喉嚨給黃水灌了是越發好的。」

「噓！噓！」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呀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五)

吳語蘿荀若老婆，曦明兄未有老婆，作此贈之，似不啻贈老婆也。一笑。濟廬燈下。

(六)

石蘭臭味，月露精神。翁方綱句。

(七)

草靜有幽枝，石頑多勁骨。寫項聖謨句。

(八)

粗服野僧，其髮鬍鬚，可以爲朋，莫以尺寸繩。意在清湘老人。

(九)

此大土酥，一出安州，一出信陽，重各五六斤，味脆而甘，生於沙壤者也；其生於瘠地者，則堅而辣難食不可口。奉貽碧薇夫人嘗新，我家藏有一萬擔，此區區不足道也。

(十)

前語悲鴻夫婦曰：我家有一萬擔蘿菔，至香葷則更不可數，饕人暴富，恐

……

「可惜太胖了一點！」

小蔡聽見了還是唱了下去，向老徐做了個「白眼」。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答！答！答！門口又響起來了。

「別理他，真是貧至如歸也——不應有恨……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答！答！答！答！門被敲得響亮一點，他們回過頭來，齊聲喊：開進來！

「……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長長久，千里……共嬋……娟……」

答！答！答！……房門豁地開啓了，一個人立在樓梯口，電燈光照在他臉上，可以看出很爲焦急。他把手巾不斷地揩着手上的汗水，似乎很詫異他們都在這兒，但接着就會意了過來：「噫，祥……呀，你們統在這裏嗎？你們這樣與綴租？喝酒唱歌！」

其暗笑不止。然此二物大佳，我家實非乏也。區區奉仲熊先生佐朝食。此已是熟食，似毋須重煮，其味雋永，大妙無量。他日過徐先生，當相視而笑，惟不足爲外人道耳。

(十一)

寫瀟湘，墨痕香，何處所南與白陽。

(十二)

一拳石，貌不揚，一叢蘭，千仞岡，永相好兮莫相忘。

(十三)

素心花對素心人，相賞無言契性真，山谷水涯奇絕處，風枝雨葉盡精神。舊句。

(十四)

憶小時常至邨中掘蘿蔔根，切細粒如黍大，喂黃毛小雞，蹲地看其啄食，細想此景，殊可愛也。今日偶寫此物，遂記之。

(十五)

以何知佛心，鎮州蘿蔔重三斤。

「進來！」

他揮了揮手巾，走了過來。

「坐下來；我們把燈開了吧。」但他沒有就坐，面部表情很苦悶，大家聽得出他底聲調是竭力壓着的：

「大世界……」

「大世界的炸彈我曉得了呀！」紋湘好似要失去時機似的搶着「這炸彈……」

「是的，我剛才從那邊跑來，險險的要犧牲在裏面……真悽慘得很，我不忍看到這情景：琉璃黏上了每個路人的纖髮，卷曲了變成紅色、身體血肉模糊再也分不清是那一個的，殘肢爛手散佈在街頭巷尾，天空迷漫着昏霧，血腥氣和琉璃氣刺昏了沒死的鼻管……什麼煙紙店，藥房，都變成了焦炭……還有大世界第一收容所也遭了災……我還告訴你們……」

他們都把杯筷放下了；老徐搔搔頭髮，望着他好像叫他坐定了再講；潔長卻張大了眼睛很急迫地對着這位不速之客：「老子！什麼？收容所裏面嗎？」

這老子就靠在牀前坐了下來，揮揮手，用半濕的手帕揩着流汗的粗黑的頸項，一邊在說着：「你們吃吧！」

「不，說下去，收容所裏有什麼事？」

「收容所裏倒沒有什麼，門口倒死了不少難友和職員，吶，朱秋也給炸死了，朱秋你們認識嗎？……」

朱秋！他眼前突然一黑，腦裏忽地痛楚起來，混身痠癢着說不出句話來，他疑心他耳朵有了毛病聽錯了。

「朱秋底工作能力很好，真是我們一個同志；她經驗雖然不能說十分夠——理論的認識除外，然而她是永遠地這樣努力着的，唉，朱秋，一個我們極好的同志……」

朱秋！沒有聽錯，他眼前許多物像逐漸逐漸迷糊起來，在搖晃不定着，耳朵中忽地噓的一聲，他竭力忍了一忍用牙齒咬一咬緊；但是頂門上早已經給什麼人倒了一盆冷水直瀉而下，許多毛孔都跟着皮膚的戰慄擴張了些。他打了個劇烈的惡心，

幾乎要把整個的心臟嘔了出來，這樣他身子快要直倒在地上了。可是他已給硬冰僵凍住不能動彈一下，他彷彿自己還有些知覺：嗯，真個是她嗎？

完了。

（流民圖之五）

蕭劍青作



「……不過，朱秋也是太感情了一點，這次犧牲真是不幸得很。她本來是會到內地去做『民運』工作的，但是結果她沒有去成。她為什麼不能離開上海？唉！她這樣，據說也爲了『戀愛』呀，正

是太感情了一點。據王麗娟說：朱秋有個親戚非常頑固，但和她感情很好，這樣，她以爲一定要盡可能去說服他，所以在短時期內是『遲遲未行』呀，浪費了精神！完了，她是太感情一點……」

他耳朵旁彷彿接連着響了幾個巨雷，電燈的光線已給震暗，四周的物象早已毀滅了。他下意識地突然把自己的杯子一擡，碰的跌了下去。他本能地覺得一跳，裝出儼乎其然地在靜聽着老子的說話，但眼底眼睛已消散了光力，四周再也不能看出什麼來。

「杯子摔掉了，還不拾起來。」不曉得那一個在輕輕地說。

「喔唷，我……我肚子痛得太厲害，需要休息一下。」他這樣說着，就把搖晃不定的身子努力推往老子那邊，就乘勢向裏牀一倒。

整個世界都黑暗了，毀滅了，他已沒有了什麼知覺。

「……………」

他後來又恍惚聽到老于在慷慨地說話，可是模糊得很，耳朵繼續還在作響；忽然他嘴上觸着一件物事，他伸手去摸了一摸，漸漸張開眼睛，那是祥的一隻手。

「八卦丹吞下去。」他服從了這個命令，勉強地把一塊冰冷的硬塊嚥了下去，祇覺得心裏略為緩和了一些。

他又看見老于在揮着手勢，飛着汗水，倒是很激昂似的，聽到他什麼××師××部需要人做軍隊裏的政治工作……的話。

似乎祥是要去的，看祥樣子像很被感動着……

其他呢，默然，也再沒有唱曲子的聲音。

月亮從窗簾邊流了過來，清淒的顏色照在牆角上，更加使人幽鬱。

熱淚水撲簌簌地從他底淚腺中吊下來，把白紡綢的枕頭濕了一大堆，他意識地感到人家看見了要太奇怪——不要笑話嗎？天，沒有亮光，永遠不能了解一個人苦痛的被嚼着的心！

面前恍惚映出秋姊活潑的面貌來，在對着他微笑，說他太不努力，但這美麗的聲音是太和諧了，心腔裏祇覺得有一種適意的安慰……

「……………」

「我也同祥去！我也要做點工作呀！」他幾乎喊了出來。他神經異常地反常，給剛才所吸收的酒精一挑撥更抽搦得厲害。他自己慢慢地用手按了按頭額，要想跳躍起來對老于說話，他應當幹一點好事情，別要讓痛苦腐蝕了他底心。

但是他懷然地又記起了慈祥的母親，彷彿在阻住她底一個單生子去冒險，不能去！他耳朵旁又聽見悲蒼的聲音是多麼慈祥，態度又那樣懇切，老人爲了兒子，已經供獻她所有的一切，盡她所有的能耐了……

他又看見了她頭上聖潔的白髮在放着無限的光亮，她流着和愛的淚水，爲了她整個的生命——兒子。

耳朵裏又嘈地一聲，他已經麻木了全

個身體，整部的神經系統已經破壞無餘。

他兩個木然的眼睛瞪了牆壁一下，又聽到老于雄偉的聲音，這是獅子的無畏的吼聲，他非常感激這個青年，但他祇默然地躺在牀上。他眼前忽然又掠過一道淒暗的光，毛管跟着豎直了起來，不禁地打了個寒噤，趕緊把嘴裏的藥片咬嚼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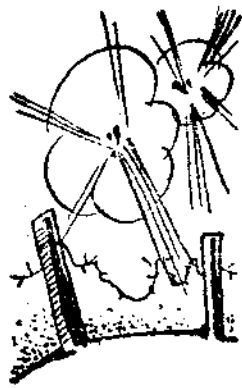
他想一想：六百磅兩個大炸彈毀滅了秋姊，殺死了難友，散開了路人的骸骨……但母親沒有受到損壞嗎？她也被炸彈毀滅了罷，這是可能的事。他想到了這裏，冷汗就滲流出到每個毛孔以外來……桂伯的家是在愛多亞路，她有時到外邊來逛一下呢？糟糕，完了！她一定被炸彈片所毀壞……或許她沒有出××里，不會的罷；不過那個媳婦可能拒絕她住在那裏呢，假如不能借到媽的錢……她一定會負氣出來……她底聖潔的白髮捲曲了變成了灰，她底愛的心已飛散在四方……她再也無暇來顧慮到她底唯一的兒子了……完了！……

(待續)



在戰網中奔返 (續)

曹之競



(二)

同事牡丹君家住距離新塍一九路的楊家浜，在我離開嘉興前一小時因探望嫂侄之便會到過我的地方，討論赴校日期。當時我正在忙亂中，就相約等我到新塍後再會面決定。學校的通告二十五日必須到校，屈指計算，到新塍已是第三天，距學校規定的日期祇有四天了。下午走到杜君的通訊處蓬萊閣去問了他的消息，知道他在今天上午已經到過鎮上，因不知我的住處，未能面談；寄信說，隔一天或許要動身，問我是否同行。

翌晨，我雇了小船趕往楊家浜去；爲要解除路上的寂寞起見，帶着平兒同行。經過的河道非常曲折，兩岸都是叢密的桑林；河的狹窄處彷彿能跨步而過，行了大半路程纔漸見寬廣。河面上滿鋪着野菱，從翻起的菱葉下看得出已經結實很大了。平兒喜得什麼似的，忽左忽右憑着船舷忙於伸手撈採；我在旁邊牽住他的後襟，防他滾落水中。約摸十點光景，船進了楊家浜，遂即問到了杜家。他們本是臨水的獨家村，船靠埠後杜君便聞聲出來迎接

。高大而寬敞的一座茅屋，走進裏面去覺得爽朗不減於都市的洋房。杜君是個藝術家，愛自然是他的天性；不只是因他家世務農，所以築舍在這鄉村裏。我們坐下來經商量後決定念四日赴校，並計畫好了我們的旅程。時已將近日中，承杜君殷勤留客，款以午餐。所備菜餚具有半鄉半市的風味，最合我的胃口。貪喫是人類始祖從伊甸園傳下來的惡根性，誰獨免此；今天機會難得，三杯土釀，兩碗滿飯，吃得我真有點過飽了。平兒也跟着我較常時多吃了半碗飯。餐後又喝了口茶，就告辭登舟。臨行，他們還給了些香葵子嫩菱等吃的東西，平兒受謝之餘自然喜歡得要笑出來。船夫因嫌來時的河道狹淺難行，就繞外河而歸。秋老虎着實厲害，我們在回程中竟有點難受。到新塍恰好是三點鐘。

自鐵路公路不斷地被轟炸，不幸的消息很多傳來；只怕我出門容易遇到危險，屢次懇切地勸我且觀變化，暫緩赴校。今天從楊家浜回來告訴她已經與杜君約定了後天動身，她頓時臉上現着憂色，仍再三以前意勸我。這固然出於她愛我的至情，但她錯想了此次的戰事總像「二二八」樣短期內可結束。當然也難怪她，這

種錯想我自己亦何嘗沒有；不過爲責任心所驅使，就顧不到家庭的離散和旅途中儻有的危險了。我表示了行期的不能改變，並婉言解慰了她一番；雖則她依然很不放心，卻也無法可挽住我。

二十四日晨氣候晴佳，我起身洗漱後早餐也不及進了，提着昨夜預備好的籐籃趕往輪埠。貞攬着平兒硬要送行，雖經阻止，終不肯聽。前幾天輪船常被扣去當差，今天剛巧開班，可謂大有運氣。貞伴我上了船，我囑她快就回去；因爲出來時揚兒還沒醒覺，醒來定要呼尋媽媽。她勉強答應了我，仍攬着平兒，掉首而去；但面上所表現的與往常離別總覺有點異樣。

六點半時輪船在僕僕僕……的機聲中開動了；行經九里匯小碼頭時杜君果然如約上船。八點二十分到嘉興，杜君雇車去帶他的侄兒等同行，相約在火車站再會。我到中法藥房購了兩瓶藥，就慢慢地走到火車站，要問一問赴杭汽車是否開行，順便看看天仙河旁我們住的房子。想不到杜君囑咐了侄兒在火車站等候，自己也走到火車站來問詢，恰好相遇。站上既沒有乘客，黃包車和擔販就不會集，情形淒涼得可憐。站員給我們的消息說：杭州車開行與否須十二點鐘纔能知道。我遠遠望了望王家的房子依然無恙，恐上海過來的火車就會開到，便與杜君轉身走向火車站去。剛有一列客車停在那裏，就當作是開往杭州的，所以連忙買了票。誰知是弄錯了！從車站被轟炸以來職員辦事已無秩序，售票處既無通知，站裏也沒有佈告。『爲什麼乘客這樣稀少？』我們心裏


本在懷疑；直等到走進月台時，纔由守門的軋票員告訴我們杭州車最早須十一點半可開。這時還只有九點五十分，我們徘徊在外台上，心裏躊躇了一會。偶然擡起頭來看見對面橫懸著一條白布，寫著：『飛機危險，避難同胞速離車站！』爲了趁車問題我們心裏有點紊亂，初不曾想到等在這裏是多大的危險。雖然此刻沒有聽得警報，但根據過去的經驗，警報的音號往往與飛機的響聲同時傳來。想到這裏便有點不寒而慄。我們就趁着車子未到的時間，先去吃了些東西。回到站上已經十一點了，還不像有車子要開來的模樣。電報房裏的鈴聲儘管響個不絕，卻沒有車子已從某處開出的報告。十一點半了，依然不見來車的影子。恰巧站長也踱到月台上，我問他杭州車到底什麼時候開，他答道：『這倒說不定，大約十二點半吧。』呀，還有一個鐘頭，但願飛機不要光臨！』心裏這樣自念。我與杜君忍耐地靠在待車椅上，耳官特別留神着飛機聲。好容易等到了十二點半，仍不像有希望。只聽得站上的人說，『車子一定有，時間可總得還要一個鐘頭。』正好杜君的另一位侄兒是我的老學生，他本是騎了自由車來送他叔和弟的；因等不及送上車子，要告辭回去。我囑他先往火車站探詢杭州汽車的確實消息，即刻就來給回報。他欣然允諾後急轉着車輪，飛箭似的直駛而去。不到十分鐘，趕來回報道：『杭州汽車準一點鐘開，站上已有佈告了。』我一轉念，時候快就要到，機會很易錯過，還是動腳就走。便問了杜君的意思，他因帶着別的人

在身邊，車票又都買好，表示仍要等下去；叫我先行，約定今晚在瀛洲旅館會面。我自己已經買好了的那張火車票應當怎樣處置，也不去管牠了；就把籐籃交給那位學生，再煩他順路帶往汽車站，我也急步走去。到了那邊，取回籐籃，告謝了那學生，一看票門口買票的人很清冷，心想：車裏已很擠了吧！急忙掏出一元二角買了票，踏上車去。好舒服啊！連我只有九個人。這大概近幾天飛機的鋒頭太厲害了，胆小的人連汽車也不敢趁。車子準時開行。因為這條杭善公路是人民勞働服役所築成，工作非常拙劣；路面崎嶇，車行如架馬奔跳，彷彿要把我的五臟六腑都顛出來。一路所見，盡是嚴肅的戰時氣象。過崇德時聽得站長對司機報告道，接楓涇站電話，該處被飛機轟炸，剛解除警報；已經知道的死傷的人有二十多云。我聽了又懼又痛，心裏老不自然。笕橋是連日發生空戰的地方，經過時不由得擔起心來，倘若碰巧又在上而惡鬥，流彈沒眼睛，禍從天來是不希奇的事；但是，可喜的終於在靜寂的鄉村外安然駛過了。

車抵杭州還只有四點鐘，湖濱站下車後在近邊巡禮了一週，可憐！熱鬧的杭州離前次來遊爲時不過四十天，竟是這樣蕭條，幾乎使人不大相信。獨遊少趣味，就驅車至三郎廟，要問一問過江去還有開往紹興的汽車沒有；想明天從紹興動身可早些到校，住在那邊又得少擔一點飛機來臨的心事。但從打聽所知的，那方面的汽車也因軍用關係減少班次，且開行無定時。既不敢貿然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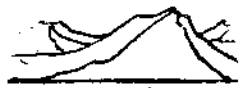
江，就轉往南星站去守候杜君。那時已聽得火車的汽笛聲從東面隱隱傳來，走到站門口時車頭已望得見了。一會兒駛進了站，車輪一停，乘客像潮湧般向外推出來。在人叢中望見了杜君，就舉手招呼他。待走出站門，便同去把他兩個姪兒安頓在江干一家小客棧裏，以便明天趕早過江。我們兩人即趁公共汽車到湖濱。下了車，直往瀛洲旅館。把手提的零物放置好了，各人抹過身，摸出表來一看時候已經七點多了。馬路上除了有正事的人在奔走外，更無閒遊的人，西子湖上定也蒙着一層愁霧；我們有甚心情去作街頭的躑躅者，或去無聊地親近一回正在爲祖國而鬱鬱的西子！看了一份號外新聞，興奮地談了些國事，便倒身在蓆子上。旅館是異樣的寂靜，三百多號的房間住着旅客的只有四號；只是半夜新聞的叫賣聲和斷續而過的汽車聲使人不能合眼。好不容易睜着了，一清早就被嘈雜的街聲攪醒。起身盥洗後簡單地進了早餐，即雇車趕往江干。纔行不過七八分鐘，初次警報的聲音發出了。車夫沒命地向前奔跑，要想在緊急警報未響前趕到目的地；血肉的腿究竟不像馬達機，剛到清河坊，緊急號響了。路上的警察嚴厲執行着交通管制的職務，我們就在鼓樓下停車，向一家小店門口暫躲。忽聽得洪洪的聲音由遠而近，『難道真要來轟炸了嗎？目標也許是離這裏不遠的南星橋大營房；』我胡思着。聲音就在頭頂上了，仰首一望，原來是灰黑色的驅逐機在市空巡弋。半小時後警報解除了，再趕我們的路。

(待續)



談 鬼

適 客



中元節來談鬼，的確是應時的文章。況且今年情形，不同往年，爲了閏七月之故，中元節有兩次，而今年的鬼，又比往年來得多，要是不談上一談，錯過機會，未免可惜。

先從我小時在家鄉所見聞的說起。我們那裏，稱中元節爲「鬼節」，據我的祖母說，地獄裏的鬼，在這節期，都要放出來，由他們去人間遊散一下，鬼節的由來就在此。又說，地獄裏在十一十二便先放善鬼，十三十四則放次善之鬼，要到十五的晚上，才將惡鬼放出，而在天明之前，各鬼都須重返地獄，所以作了善鬼，可以多玩幾天，作了惡鬼，只有一夜的逍遙。

在我們那裏，到了中元節，便須將茄子樹（其實不是樹，不過其形如樹，故鄉下人均以樹稱之）拔去，否則鬼便要在這些樹的杈極間晒衣裳。

廟裏的和尙，要搭臺放餞口，名爲「施食」。而一般人家，則在這天晚上，大都要在住宅的前後左右，燒化一些紙錢，稱爲「結鬼緣」。記得那時我很小，總以爲是「結桂圓」，不曉得究竟是什麼意思。後來我稍大些，總在十六日，聽得某人向某人取笑着

說，「昨天收了多少會款？」或者「昨夜發了財罷？」

再後來我到了外面，才知道各處風俗，大都相同，到了這天，都有什麼「蘭盆勝會」之類的舉動。

我雖好久沒有到故鄉去過中元節，我想故鄉的中元節，還是照樣過罷。但今年有兩個中元節，我不曉得故鄉又將怎樣過法。

我以爲今年有兩個中元節，實在再適宜也沒有。當然我是知道製造「老法曆本」的先生們，所以不早不晚，將這個閏放在七月裏的理由的，但是按着現在的情形看來，他們似乎竟是爲了別種理由，而這樣辦的，也可以說是巧極了，七月之稱爲「巧月」，再巧也沒有。

所謂別種理由是什麼呢？就是今年的鬼特別多，一次的中元節，所有的鬼務，實在辦不完，必須兩次的中元節方够。

鬼多的來源有二：一，太陽之下，不曉得怎麼一來，平添了許多活鬼。本來鬼是死的人，只在夜間出現，所住的地方，也只是墳間。今年卻不然，居然白晝也現形了，好好的人，一個不小心，輕則遇見鬼打牆，重則就要被鬼打死或被拉去。甚至並不是你自投羅網，有意在夜間走到他們的墳間去，他們也會找上你的門來，硬生生地纏着你，無論你去請張天師來驅逐，或鍾道士來唬嚇，都無用場。有人說，也許他們只怕王靈官，降魔寶杵一下子打去，他們就吃不消了。這話是否可信，還要看後來。

在這些活鬼之中，大都是野鬼，小部份則是家鬼。據吃着鬼

苦的人說，野鬼還容易對付，家鬼最爲可惡，有許多壞事，野鬼本來不知，都是家鬼教導出來的。看來兩個中元節還不够，因爲這些鬼大都是窮鬼和餓鬼，施食和結鬼緣，他們是希望多多益善的，製造老法曆本的先生們，假使能夠向後年，大大後年，多借幾個開，來用之於今年的七月，這些活鬼便皆大歡喜了。其實今年一過，這些活鬼都將絕跡，以後即使永遠取消中元節也不妨，製造老法曆本的先生們，是應該如他們的願的。

二，即使以死鬼而論，今年的野鬼也大量的增加，比了家鬼，不知要多若干倍。據某某統計學博士的調查，這些野鬼全是橫死的，其中犯血光的，佔百分之八十，自縊或其他方法自殺的，佔百分之二十。家鬼呢，人數既少，而且雖然也有遭血光的，卻給關聖帝君和觀音菩薩等，接引往西方極樂園去了，所以在陰間全不覺得他們的增多。

這些野鬼真死得苦，也許他們的家裏，這時也在祭饗他們，他們卻一些也享受不到。他們又正是在「三勿來」之列的，所以在施食臺前，他們也一無所獲，只好希望看見人家結鬼緣時，乘平常的家鬼不備，搶一把就走。否則，他們就只有餓肚子，靜等着天下雨，撈些檐頭水潤潤舌頭。

這也是我的祖母告訴我的。她說，那些「三勿來」的鬼，只好吃檐頭水，所以在中元節，至少總有一些小雨，這就是上天的好生之德。今年野鬼這樣子，不曉得天究竟會降雨否。

爲了鬼這樣的多，既有死鬼，又有活鬼，既有家鬼，又有野鬼，地獄裏也弄得容納不下，並且辦理不過起來。所以中元節以前，他們就出地獄，固然有之，中元節以後他們還不歸地獄，也當然有之，甚至始終沒有歸地獄的，更在所不免。陰間的閻羅王以及鬼官鬼卒，要弄清這些鬼犯，的確要費些時間。一個中元節辦不了，就非有兩個甚至三四個中元節不可了。

不過我相信，閻羅王既然鐵面無私，而又辦事迅速，這暫時的公務積壓，不久總會歸入地獄，去受他們應受的磨難。

我祖母還會告訴我過，說，七月十五的黎明，可以聽得見外面的鐵索鐺鐺聲，這因爲有些惡鬼，不肯歸地獄，被鬼卒拘着，所以如此。我往往在這晚上，不大肯睡着，要豎起了耳朵聽。現在，我也在豎起了耳朵聽，似乎隱隱地有些響聲，恐怕這些特別增加的惡鬼，橫行的末日末時，已經到了。

戊寅初夏偶感并東山源兄

濟 猛

疏散庸庸治此生 何曾點滴慰羣氓

鶴長鳧短隨天性 穀是臧非任世評

偶爾紅茶餉客飲 閒來白眼受人橫

閩門都被炎涼逼 六月衣裳買未成



雨夜

章 陀

(布景)右首一帶樹林，遠遠的向左灣

過去，接着一個小村莊，村外一片稻田。

一個老年人，一個中年人，都是農人裝飾，老年人拿着旱烟管，中年人拿着蒲扇，走到樹下。

(老)天氣真熱得利害，就在這兒歇一歇再走吧！

(中)好！

兩個人在樹根邊坐了下來，老年人裝了一袋烟，劃着火，吸起來，中年人解開了衣服的鈕子，不住手的扇着。

(老)日子真快，今天又是X月X了！

(中)可不是？去年的今天，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過了一年，就好像隔了一世。

(老)我們這一個村，算是好的呢，你看，

外面一點也沒變樣子。你沒到過城裏，

那纔慘呢，兩條頂熱鬧的街，都炸得成了一堆堆的碎磚碎瓦了，那幾家大店，都沒有蹤影了，聽說損失要幾十萬呢。

(中)不用說了，這回的損失，真算不盡了，就咱們種田人說罷，去年要不是戰事，不是大熟年成麼？這一打，打得家家傾家蕩產，連種田人也活不成了。

(老)是啊！以前年成不好，活不成，去年年成好了，還是活不成；天殺的，真可恨！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那親戚阿狗，不是住在南門外徐家宅的麼？可憐！一個宅子，百多家人家，全燒光了！比了我們這村子，就更慘了，我們這村，此刻不過少了許多人，也漸漸的在回來了。阿元！你逃了半年多的難，用了

多少錢？

(中)噯！那來的錢，有錢還肯回來麼？實在沒有辦法，不回來，也是死，回來了，最多也祇是死罷哩。田是我的田，我應當回來種，不能讓他荒了！看來戰事不是一月兩月就了呢！爲什麼不回來工作？命短就被他們殺了，殺不了，咱們還是種田。

(老)對！大家要在死裏求生，……

中年人忽地立起來，一手罩着眼睛，遠遠地望，現出慌張之色。

(中)不好了！遠遠來的，不要是兵罷？我們趕快向樹林裏躲一躲！

說着，牽了老年人，躲向樹林中去。兩個少年人，穿着一色的短衣上場。

(甲)喂！老二！徐老爺這一次發的財可不少了！

(乙)這還用說麼？你算！光我們這一隻賭檯，要孝敬他多少？

走至樹下。

(乙)噯！遠遠的不是看見兩個人坐着麼？

那兒去了！

(甲)真的！我也看見的！

搔首作踟躇狀。

(甲)不要是××隊罷？

(乙)阿呀！不錯！徐老爺說過的×月××到了，聽說××隊要動手了！

(甲)真的麼？今天不是×月××麼？走！

——快走！我們報告去！

匆匆下場。

中年人同老年人從樹後轉出。

(中)你聽見麼？他們當我們是××隊！

(老)唉！好端端的青年人，正經事不做，淨做壞事，那程老二同王阿三開賭，賣烟，鬧得一塌糊塗。

(中)天氣不早了，走罷！他們說去報告，也許停一會兒，准得有兵來。

兩人下場，幕閉。

……

(布景)一個小小的廳，徐老爺穿汗衫拖鞋，銜着香烟，在廳上轉，程老二王阿三匆匆進來。

(二)徐老爺！

(三)徐老爺！

(徐)哼！你們纔來麼？再不送來，對不起，哼！

(三)徐老爺！不是我們不送來，實在這幾天檯面太壞！

(徐)胡說！檯面那裏會壞！

(二)說也不信，真的，那些賭客，此刻沒有東西可撈摸了，檯面就壞了。

(徐)哼！你們真當我……

此時徐老爺走到椅中，一個不留心，口中的香烟跌下來，落在褲上，急急的搶，心慌了，搶了幾搶纔搶住，褲子上已經燒了一個洞，大怒。

(徐)哼！檯面既然不好，你們就收了罷！

(二)徐老爺！……

(三)徐老爺！我們有要緊的報告，我們碰

見了××隊！

徐老爺駭得立起來。

(徐)什麼？真的麼？在那裏？離城多遠？

(三)祇有三里路！

(徐)只有三里麼？來！

一個僕人進來。

(徐)趕快請××先生來，說有要緊事！

徐老爺團團的轉，王阿三程老二呆呆的望。

一個軍裝人進來，徐老爺趕快迎接。

(徐)不好了！××隊來了！

(軍)在那裏？有多少人？

(徐)在北門外，祇離城不到三里路，不知道有多少人。

軍裝人很驚慌，勉強裝着鎮靜。

裏面跑出一個少婦來。

(婦)喂，夜飯好了，要開麼？

徐揮手

(徐)不要！

軍裝人看了少婦幾眼，少婦也看了看

廳上的幾個人，退。

(軍)那一個報告的？確不確？

(徐)就是這兩個人報告的！(指着程王二人)。

(軍)你們看見的麼？

程老二抖戰戰的，吟着怨憤的眼，光

望着軍裝人。

阿元呆了，忽而醒悟。

看着王阿三，王阿三駭得不敢抬頭看

(軍)去！快去！我等你們的報告！(手揮

(元)嘎！××隊麼？

(三)看——看見的！

着徐。)

(徐)正是！真的有麼？

(軍)多少人？

徐領着程王快快下，到下場門口，回

(元)真的有！

(三)這個……我們看是看見的，不知道有

望軍裝人，軍裝人怒目，幕閉。

徐程王均大驚，相顧失色。

多少人。

………

(元)剛才看見有六七個，都有傢伙，(拿

(軍)混帳！爲什麼不看清了？

(布景)一家茅屋的門前，就是那中年

手指着右方)在那邊樹林裏過來。

眼睛朝門望着，回過頭來對徐。

人阿元的家，阿元依舊拿着蒲扇，

(三)如何？(眼望着老二。)

(軍)去！快去！你就帶着這兩個人，去調

一手剔着牙，立在門外，仰首望着

(元)他們望那小紅廟去的，也許在廟裏。

查清楚來報告。

天。

(二)嘎！小紅廟！那不是鄒阿三的地界麼

徐老爺大驚。

(元)好了！烏雲起來了！快要下雨了！

？他——阿三總得知道。

(徐)這個……

徐回程王上場，徐怒容滿面。

(元)不差，鄒阿三總是知道的，他剛纔過

(軍)離城祇三里路了，事情緊急了，還不

(徐)都是你這兩個混蛋，不看清了，就

去，你們可到他家裏問他。

快去？

來報告。

(三)好！我們就走。

(徐)天夜了……

(三)我的老爺，碰見了××隊，還敢看清

(徐)慢着，我們去怕有危險。

(軍)嚇！什麼話？去！快去！

楚麼？

(元)徐老爺！不要緊的，他們看見老百姓

(徐)那麼讓我穿一件……

(二)好了！不用吵了，阿元在那兒，我們

，一點也不驚動。

(軍)咳！

問他，他也許看清楚。喂！阿元！

(二)徐老爺！我們去找到了鄒阿三，一問

(徐)那麼讓我穿一雙鞋！

(元)咳！程老二！阿呀！這不是徐老爺

便知，否則我們回去，還是報告不出個

(軍)快！

麼？什麼事？

詳細來，依舊是麻煩，好在鄒阿三家離

徐哭喪着臉，進去穿了一雙鞋出來，

(徐)你看見××隊麼？多少人？在那兒？

此不過一里多路。

(三)我們還沒有吃夜飯呢！到鄒阿三家裏去擾他一頓。

(元)巧哩！我剛看見阿三提着一籃東西，大概是酒菜。

(二)走！

(三)走！

徐隨程下，幕閉。

(佈景)一片荒野，燈全熄，大風，大雨，大雷，電光一閃一閃，徐程王急走上場。

(徐)混帳！都是你們，吃這樣的苦。

(二)鄒阿三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門也鎖着，不要被××隊捉去了？

一聲霹靂，王阿三一滑，跌了一交。

(徐)走路也不小心，跌死你這小雜種！

話尙未完，徐老爺一腳踏進了『河泥塘』。(農人聚河泥於田畔，儲爲壅田之用者。)

(徐)阿呀！

徐老爺一腳陷下去，要緊伸一隻手，

拖住了程老二，兩個人一齊滾入『河泥塘』中。

(三)什麼？什麼？

王阿三趕緊去拉，自己也幾乎跌下去，好容易拉了起來。

(三)走！快走！就近到我家裏去換衣服。

幕閉

(佈景)小小的廳，同第二幕。

徐老爺氣急敗壞的上場。

(徐)來！

一連叫了幾聲，無人答應。

(徐)睡得這麼死，這早晚還不起來。

軍裝人衣冠不整，從門內出來，徐大惶恐。

惶恐。

(徐)噢！你還在這兒？

(軍)我等的報告呀！

徐背立頓足，輕喊『糟了糟了。』

(徐)噫！大事不好，××隊總數有三千多

人，先頭部隊三百人集結在北門外小紅

廟中，聽說今天就要攻城，你趕快的預

備迎戰！

軍裝人大驚失色。

(軍)阿呀！我們祇有四五十人，如何……

(徐)西門，東門，南門，他們都有伏兵！

(軍)這個如何……

(徐)城裏頭聽說也有××隊幾百個，預備

裏應外合，你得趕快準備！

軍裝人呆了。

(徐)去！快去！

軍裝人踉蹌下場。

少婦兩人，面容憔悴，衣服不整，偷偷掩掩，從門內出，見徐大哭。

(徐)糟透了！糟透了！噯！這是我做會長的

下場！

看着兩個女人，嘆氣頓足，向另一少

婦說：

(徐)妹子！你怎麼也會撞在網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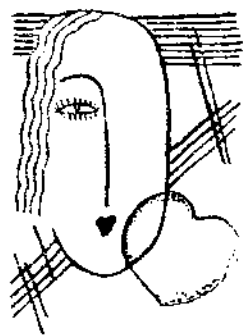
(妻)她是來看我的，不料……(哭)

僕人進來

僕人進來

(僕)老爺！××先生上吊死了！

(徐)噫，便宜了他！ (完)



漢畫的特性與其欣賞法 (續)

蕭·劍·青



明白了漢畫的特性所在，對漢畫的欣賞便會更感興趣。

欣賞漢畫，也和欣賞西洋畫不同，甚至和欣賞大地的景色也不同。因為漢畫是脫離了實現的，我們就必須用脫離了實現的頭腦和眼光來鑑賞，把畫人的理想，融洽於自己的視線之間，纔可領略到畫中的真趣。

從前漢畫初流傳到歐西的時候，給那一般奴隸於自然景色的西洋畫家見到了，無不歎為奇怪。他們都用詫異的眼光，愚拙的口吻來說：「啊！這條船是在天上的，」或「這些房子是造在天上的。」及後，至他們理解了漢畫的旨趣，明瞭了漢畫是按高遠寫景法的條件而構造之後，他們便完全放棄了以往的錯誤的觀察，而感興地神往地埋頭於研究東方畫系的工作之中了。現在，非但西洋畫家認識了漢畫，許多的西洋人也認識了漢畫了。他們因了藝術觀點新的傾向，藝術欣賞新的領略，一律地歡迎漢畫，珍藏漢畫。唯是他們這種淺薄的認識（不指所有的人），當然還沒有透澈地明瞭漢畫的真價值，因此，他們所珍藏的，也少有完善的作品。

說起西洋人對漢畫的旨趣，我們不得不怨恨那一般唯利是圖的「半假東方畫人」，那種人掛了中國人的頭銜，把他自己對漢畫的皮毛工作，大吹大擂地在歐美各國招搖；他因了要傳揚自己的名譽以及塞飽自己的腰包，不得不把優秀的漢畫隱沒着。狗肉掛了當羊頭賣，西洋人沒有吃過羊頭，姑且把狗肉也當羊頭了。

欣賞漢畫，還須摒棄一切科學的眼光，把雅士的眼鏡帶上，對於透視比例不必強求，要有超凡脫俗的思想，要有詩意的襟懷，重於神韻，不求實際。

為什麼要委棄一切科學的眼光而不求透視與比例呢？我早已說過，漢畫是寫意而不是寫實的，是理想而不是實際的，是哲學而非科學的。漢畫的旨趣側重於瀟灑飄逸，畫人均具有高等雅士的風範；因為中國人喜歡天然自由，把隱逸於山林的生活目為人生最高的幸福，他們都輕視了市僧官宦的塵俗。故畫人的創作，當然不能離棄了這哲學的人生觀。為這中古社會上佔有極大勢力的雅士派所影響，非但藝術成為雅士化，而文學也一樣地雅士化。欣賞漢畫，因此就需要具有與世無爭的思想，把一切紅塵紛擾

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歸返於深山曲徑矮籬柴扉中。故一切市儈官宦聚爭的處所與形態，均是漢畫所摒去的題材。雖有極少數也在描寫着宮庭與大家庭的作品，它卻並未積極採用新的建設作圖面，而仍保守着古色古香，以彌補逸致的缺少。同時，這一種脫離雅士化的作品，在作者的動用上，並非純出一己之意，大都是受了宮庭的供奉，承受帝王的命令而創作的，所以不能目爲漢畫作風的自然趨向。

漢畫的創作旨趣既有上述的因果，漢畫當不能超脫雅士的思慮以維持其哲學的最高的藝術價值。故欣賞漢畫的人，當不能向漢畫求索其旨趣以外的事物。

欣賞漢畫所必須有的條件，除如上所述的以外，還須明瞭漢畫的構圖方法。漢畫取景因多屬於高遠，故畫中牀帳等物，每連頂畫出。惟是漢畫家因重於神韻用筆，對透視比例反不講究；他們所創作的一人一物，首先重要的條件，便是線條力的運動美，其次便是氣韻生動與否。那所謂近大遠小的透視比例方式，雖是他們也感到了需要，可是他們對這需要卻不認真，僅隨地支配了事。這種情狀，要是據畫理來說，確是漢畫最大的缺點，惟是我們所應知的，是漢畫的表現力，不是根於一事一物的酷肖與否，而是根於該事物的神韻與美覺。我們可以試把同一畫題的一幅意筆一幅工筆的漢畫來觀察，那畫上的菊花雖有一簡一精的分別，然而它們卻一律地能引起欣賞者的靈覺與美感；任是最愚拙的

人也能領受那作畫者筆底的神韻。雖然其間比例或透視有所不到，但由其力的運動美或其忍耐性，輕易地隱蓋了這缺點。

欣賞漢畫，不能用那在平地看真景一般的目光；平地上看到真景的配合並沒有漢畫一般的層出不窮；我們須用由高瞰下的看法，宛如登高山俯視大地一樣，景外還有景，山後還有山。

欣賞漢畫，必須神遊，絕不能像猪八戒吃人參果一般，一口一個，嚼不出什麼來。欣賞者必須由畫上找到一個最前的起點，以精神靈覺置之其上，逢山流連，遇景盤桓，直到水天蒼茫的處所，或白雲深處爲止。這一個看法，非但不會把漢畫誤解作「天上行舟」或「房子造在天上」的笑話，而且因欣賞者的靈覺與作畫者的靈覺得到構通融和，所謂「咫尺天涯」的現象，就可於飄逸如仙的神氣中領略無遺了。

(完)

題趙登禹將軍打虎圖

臥士

片紙留精爽。誰是戎裝者。奮身虎背上。
揮拳而怒打。此乃趙將軍。令我敬拜下。
意態真雄傑。稍稍帶瀟灑。胆包將軍身。
鐵鑄將軍髀。當年事馮公。殺賊每盈野。
圖此寄遠志。馮公不忍舍。將軍今果作國
殤。徵取忠烈之非常。夢魂試繞南苑路。
始知將軍打者非僅虎。使我攬此淚如雨。

哀求有罪

長生

報載有婦人孺子，哀求通過一橋，遭人痛毆，踏地不能起。閱報者見之，目眦欲裂，以爲哀求無罪，何竟虐待如斯。予獨不謂然，以爲該婦人孺子，向人哀求，確乎有罪，爰爲之定讞

如左：

講禮貌者須打，不打成相識；講愛情者須打，打情罵俏，俗語句句是實。今因親善起見，以打來表現，反而涕淚漣漣，哀求網開一面，可見不中抬舉，生來下賤。其罪一。

鎗有鎗靶，毆有毆標，暫借血肉微軀，作成練拳之沙袋，練腿之梅花樁，有何不可！而袋也樁也，一味哭哭啼啼，不能供練稍久，稍稍用力，竟如摧枯拉朽。其罪二。

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希臘人會見希臘人」(Greek meets Greek)，是固武士道

之雄威。今乃一見而鞠躬，一言而叩頭，一打而涕出，一踢而淚流，一倒而不能起，儘在地上苦苦哀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使豪傑有埋沒之憂。其罪三。

街頭叫化，咿咿啞啞，或隨行，或跪地，一例雙手遙伸，涕泗交加。見者皺眉，聞者搖首；輕則呵叱，重則賜以火腿。

蓋當街哀求，有擾大人先生之視聽，當橋哀求，有妨斷絕交通之執行。其罪四。

有黃包車夫，拉洋人疾馳於途，到達目的地，車資毫無。向洋人乞討，洋人發惱，揮以鐵拳，藉作金錢之報。哀求愈急，毆打愈力，以此例彼，是謂知法犯法。其罪五。

伶仃弱質，幼稚黃口，不思打扮梳妝，花朵朵朵；不思愁嬉躑躅，呼爺喚父，而徒宛轉哀鳴，倍形其醜。其罪六。

是奈何橋，本非通路。橋上有蛇，橋下有

虎。與虎謀皮，與蛇謀尾，貿然哀求，不知蛇虎之不通人意。其罪七。

有拳頭者，可以打進他人之家門；有鎗毆者，可以打破他人之國門。此是二十世紀之國際公法，遠東方面之新文明。一無所有，思藉眼淚與鼻涕，公然行走，既不文明，又犯公法，實難原宥。其罪八。

鬼門關上，陰風慘慘；鬼門關下，殺氣騰騰。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何物婦孺，偏想假哀求而捷足先登！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罪九。

婦人孺子，慣會對菩薩叩頭，菩薩乃木雕泥塑者，故不覺哀求爲憐憫。今當其前者，動物也，非木雕泥塑者；既已認識錯誤，更復妄事干求。其罪十。

上列十罪，其罪滔天。每犯一罪，足使九族禍延。今犯十罪，不過予以拳頭脚尖，送往醫院，性命猶得完全。後之哀求者，知所炯戒焉，知所感恩焉。



談摺扇

若及

夏天一到，習習風生的扇子便應運而生了！

提起扇子，就會聯想到各式各樣不同的種類，其中最出色，最被一般人認為高尚的，要推摺扇。摺扇之所以被人重視，並不在乎其本身的效力，而在其一面是名人題字，翻過來又是雅士丹青見長。於是，摺扇雖名為納涼之用，而其實質則漸變成藝術價值的欣賞品了！同時與芭蕉扇，蒲扇之類輕輕劃成一個絕對不同的階級。

據說：『摺扇發源於晉時，謝安曾用以贈人。古又稱「便面」，讀書人以之遮羞也。』這話大概不致失真，我們時常在舞臺上看見公子，少爺一類的角兒，往往以扇遮面，還保留着古人的典型。後來不知怎的，慢慢的失去原意，變成欣賞和納涼

的雙用品了。

談到「欣賞」，當然不是庸俗人所能做的事。於是自命為風雅的人，多紛起效尤，你一把，我一把，出奇制勝；雖則潮流不斷演進，時代不斷蛻化；然而摺扇賴着中國人的傳統精神，一直到現在，非但有絕跡，並且仍保持着原有的地位。

的確，現在還有些人往往覺得自己是雅人，於是一舉一動都從風雅做出發點，用扇子當然毫不疑慮的看中摺扇。（或許這裏面有多少真正的雅士，）然而矯揉造作的卻也大有人在！其實呢，用摺扇之是否適宜在任何場合，還是問題。同時，芸衆生，不用摺扇者，全是一些僮夫嗎？中國人的思想往往歡喜站在牛角尖上。譬如說：在一個盛大宴會裏，親朋羣集，假如

你手持芭蕉扇周旋其間，不要說被一般雅人們看得不順眼，也許就是永遠的話柄。說到這裏，我倒想起一段「下文」：

『……當此赤日行天，揮汗若雨！一入賓朋廣座之中，解衣脫帽，揮扇納涼，猶覺不快。而彼鵝行鴨步者至前，見扇上書畫，不曰請教書法，則曰借觀華筵，不得已而與之。不過尋常書畫，而拍掌搖頭，誦聲大作。合座傳觀，品評其字；曰八行，曰合錦。誇獎其扇骨：曰湘妃，曰棕竹。……』

這雖是調侃人的趣話，然而一股寒酸氣，簡直欲透紙背，確是一幅今之自命為雅人的一般寫照！

但我並不是極端主張急進改革派者，不過我希望生存在這大時代的懷抱中，像這些不必要的雅事，儘可攆下來給些自負鑒賞責任的藝術家去品評！而因此多餘下來的寶貴時光，幹些對民族，對國家有裨益的事！



棉襖

哀
樂

爲殤孩克美作

妻打開從故居帶出來的僅有的衣箱，無意中卻找出了殤兒克美的棉襖，不禁感傷地掉下淚來。

唉！已是一周年了！如果克美現在還活着，一定能扶着床學走了吧！但是，他已隨着我們抗戰的砲聲，漸漸地遠了！遠了！

我被天性之愛所支配住，悲涼的滋味，滿泛在心口之間，悲涼的淚珠，滿綴在睜睫之上，茫然地望着樓外的太空。強烈的秋陽，不再使我有刺激了。小樓是接連着市街的，街上滿挂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半旗」，靜默地，沈痛地。我底眼簾映着了這一片旂影，淚光便立刻閃起更悲涼而慷慨的色素來。我張大了淚眼，握緊了拳頭，在鏽朽的欄杆上，怒吼地擊了一下；「呵！八一三！」

八一三！這偉大的紀念日嘯！我們爲了××，失去了快樂的家庭！我們爲了××，失去了安定職業！我們又爲了××，更失去了玉雪可愛的孩子！我們紀念這偉大的日子，追悼失去的家庭

，職業，尤其是孩子，我們就應該咒咀我們的××，要打倒我們的××！

× × ×

大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就是蘆溝橋抗戰發生後的一個月。全個大上海，也被戰神的砲角所蓋住了。閘北，虹口一帶的同胞，都張皇子逃難的準備，而且一部份已紛紛遷入安全地帶去了！我是住在虹口匯山碼頭附近的，當然比較更爲危險。但，因爲我是個公務人員，雖然人民的動向已十足證明了事局的危急，但機關裏還沒有一定要開戰的消息，所以尙無遷避的主張。我底譜兄趙君卻促醒了我這迂緩的成見。他費了二個小時的精神，才把電話打通了，告訴我說：「已是非常危急的時期了！且晚一定開起火來！你還是搬到安全地帶去吧。」

我起初還是固執着，以爲再不會重演「一二八」的故事。但趙君終於說：「我此刻已把家搬了。因爲彼此是至好，所以不惜二個小時的麻煩，一定要把電話打通了告訴你。你縱然另有目光，但，你的孩子太多，夫人又是大着肚子，快要分娩了吧？我

瞧，你還是早爲準備才好。」

是的，那時妻正懷着孕，分娩的時期，就在八月，盤踞在妻肚子裏的孩子，就是這可憐的小克美！我聽到了趙君的最後勸告，胸膛就不禁發跳起來。

當我急行回到家時，孩子們正圍住了大腹便便的妻在發呆，臉上沒都有血色，女傭卻站在一旁揩眼淚。

「呃，阿爸！阿爸！」最小的女孩止首先見了我叫，叫的成

分中，有驚喜的滋味，如同被小貓所困而得了救一般。妻臉上也有血氣了，她排開圍着的孩子們，凸着肚子向我走來；孩子們都現出一絲含淚的微笑；女傭也像分得了一份意外賞錢似的。

「裏裏的人差不多都搬完了！你打算把我們怎麼樣？」妻埋怨似地質問我。

「自然也搬啊。不然，我又何必急急地回來。」我苦笑着。

「那末，搬場汽車呢？」妻問。

「怕找不到了吧。」我說：「好在我們目下並不主張把一切都搬走——人先走，東西可不必帶，由我回頭再來設法。」

「我們搬到那裏去呢？」妻問。

「自然搬到三妹家去。除了她家，還有什麼地方去。」我答。妻遵從了我的主張，但臨走時，她卻叫女傭帶了一隻衣箱。

「哦，怎樣又帶箱子啦？」我責問她：「人又多，街車又不

易叫！」

「既然人多，那就不能不帶些替換的衣服。而況，新的孩子養下來，總不能叫他沒有穿裏。」

我們就這樣狼狽地避難到了三妹家。但從此以後，風聲就一日緊一日了。我因爲妻和三妹們底苦諫，終于沒有回到虹口的故居去。而故居的藏書和家具，也從此委棄了。

× × ×

遠東的大戰终于在「八一三」那天的未明時爆發了。當我們從枕簾間醒來時，就得到了這使人興奮，而又恐懼的消息。我跑到樓牕之前，遙望着東北的天空，就聽到隆隆的砲聲，格格的金鎗聲，劈烈拍辣的來福槍聲，互相組成了最動人的交響曲，使我底血液起了一種醇性的作用。成羣的飛機，從遠處的高空飛來，那黃浦江上就立時奏起劇烈的高射炮曲，冰隆蓬龍地，幾乎要把全上海的自來水管都震裂。

我正要上辦公廳去時，妻忽留住了我：「別去吧，今天你應該打電話去請假。」

我起初以爲妻胆子小，怕我去了有危險，所以這樣地留着我。我於是對她說：「我是個公務人員，不能因國家對××開戰了，就害怕地躲在家裏。你別留住我，我一定要去的！」

「不，因爲我方在覺得肚子痛，怕肚裏的孩子，就要在今天出世吧。」

(待續)

牢獄中出入



(十)

帶着苦笑，回進了自己的囚室。

同伴們問我有沒有挨打，我說沒有，這使大家出乎意外，以為這是我的幸運，破了同室中歷次被提審的紀錄；然而，當我敘述被審時的情形時，在他們的靜聽中，我可以看出他們為我將被毒打而擔憂，終於，「着即於下午四時處決」的話，使他們震動了。

熱情的慰安，于我沒有感到什麼，因為我的神經的確刺激得有些麻木了；其實，所謂慰安有什麼用呢？還不是無補事實的幾句空話而已。

「只有殺罪，沒有餓罪。」以前我曾聽到過這話、現在我也親身體驗了；我們

同室的伙伴，雖有幾個受了「殺罪」，但沒有挨過餓。現在，我是被宣告了下午四時處決的死刑，但午飯開來的時候顯然也有我的份，於是，在消化機能的需要下，我依舊吃了兩碗飯。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離我的死期一步一步的近了，我不知該怎樣是好，同伴們圍着我，有什麼辦法呢？而我，我後來覺得，在我未死之前，似乎應該對我這短促的生命有一個交代，于是我開始了寫遺書。

革命是一件大事業，在這個反革命的激流中，犧牲的人何止千？何止萬？我是渺小的一員，我覺得沒有什麼需要交代的，如果同伴們有活着出去的，那末他們也親歷了被囚的滋味，親見了伙伴的被戕害

，他們出去，可以作最有力的交代者，所以，我覺得不需要說什麼話。

我的遺書，一共寫了三封。一封是寫給一個知己的朋友，也是S大學的同學，更是文藝研究的同志，我要他為我把已發表與未發表的文字，收集起來，出一個冊子，作為我今次入世的一個紀念。因此，我把在裏面寫的一部份的東西，整理了出來，交給一個同囚的伙伴，請他為我設法送給那位朋友。

我的又一封信，是寫給一位女朋友的；一個年青的人，熱情是奔放的，有着女朋友，遭到了這樣的運命、似乎應該和她話別一番，所以，我給她寫了一封最後的信。

二封信寫過後，時間已經過了好久，

該二點多鐘了，心上也輕鬆了許多；的確，一個熱血的青年，在革命的隊伍中打混的，對死倒並不感到如何悲痛的一件事。

開始我第三封遺書，是寫給父母的。父母的對於子女，是無微不至的愛護，父母們對於子女，也都有着過分的奢望的，所以父母與子女的相愛是一種天性；尤其是，我只有二個弟兄，沒有姊妹，我居長的愛護，是特別週密的；而在一種困苦的不充裕的環境中，給我上學，由私塾而小學，而中學，而至大學；他們節衣縮食，把血汗換來的錢給我讀這沒用的撈什子的書，我是刻骨銘感着的，所以，我應該給他們寫一封告別的信。

然而，父母的愛護子女，父母的心血培養他們的子女，在這一階級的社會中，他們無非望子女將來長成後能做一番事業。而我呢？我還年青，我剛才踏入了這黑暗的社會，想先做這步推翻黑暗社會的工作，後來能再做一番事業，但現在「出師

未捷身先死」，于我自己倒沒有什麼，死了一切都完了，並沒再有什麼感覺，只是對父母的一番好意，一番心血，未免太辜負了，未免太使他們要傷心了。于是，當我握筆沈思的時候，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來了！

流眼淚，這事在我不平凡的，因為我們向來鎮靜，忍痛，我曾經生過癩，但醫生開刀時，我依舊談笑自若，並不作一些痛苦的分析，因為我的理智相當強，我知道這些痛苦是沒有什麼，一剎那便過去的，所以忍受一下就完了。平時，有一般人認為很痛苦而要流淚的事，我也一笑置之。就是像此次被捕，以至于被宣告死刑，我也並不因之流淚。而當我寫向父母告別的信時，回想到父母的生我育我教我，落得這樣一個收場，天性流露時，我不知不覺地流下淚來，而且理智的力量也不能把牠剋制住了。

像斷串的珠子，我的淚無聲的淌着。也許有些伙伴們以為我是懦怯的，以

為我是貪生怕死而流淚；但許多伙伴都知道我並不是一個貪生怕死之徒，原諒我確實爲了感覺到父母與子女的天性，因為我被威嚇的審問時不哭，被宣告死刑時不哭，寫第一封給朋友的信時不哭，寫第二封給女朋友的信時仍不哭，而至寫告別父母的時候，不禁心酸起來，淚像檐頭的急雨般沒法遏止的淌下來。

伙伴們給我慰安，但他們找不到適當的詞句；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近在鬼門關前，回憶父母的天恩而流淚時，有什麼詞句能給我慰安呢！

慰安沒有用，伙伴們靜默着，但我碰會到他們珍貴的真誠的同情，他們有的因而沈入玄思，有的在憤激，有的恨不得衝出去與那班狗拚命。

我止不住我的淚，我不斷的寫着，讓淚痕斑斑的滴在信紙上。

我訴述着這是歷史必經的階級，從黑暗到光明之路中，我輩青年是應該擔任這工作的，爲工作而犧牲，也是必然的結果

，所以希望他們不要爲我而悲傷，應該以我能盡了時代的責任而引以自幸。

話越寫越多，淚也越流越多，我不知這些話從那裏來的，我也不知道這些淚從那裏來的！

淚滴在紙上，字跡有的模糊了，我不忍這些淚斑來引起我父母的深一層的悲傷

，所以我不時順手拭上了我的衣袖。

我萬分努力的遏制我淌不完的淚，也無可結束的把我的信結束了。

時間並不停留，寫完信，看看錶已經三點半了；三點半，離四點鐘僅有半小時了；四點鐘，這是我被執行死刑的時間了，我現在還僅有半小時的生命。

半小時很容易過去的吧，想着得要忍受的最後一次的苦痛，我反而微笑起來了

。也許有人以爲我的神經受刺激而笑哭無常吧？然而，我的心很明白，我卻並不是爲了刺激。

把一切交代給了一個伙伴，我等待着最後去消耗敵人的一顆子彈。(待續)

何伸俗懷？如挑不成，誘以法幣一束。



摩登古文

小子

說交際花

小序

何謂摩登古文？以古人之作風，寫今代之文章也。雖係東施效顰，文質不足以媲美前代傑作，然而文體力求維妙維肖，古香古色；猶市上之仿古瓷器，原非珍品，聊供點綴耳。是爲序。

深夜遊跳舞場記

夫申江者，神女之淵藪；色慾者，衆生之天性。而國事如麻，爲歡幾何？今人沉溺舞池，良有以也。況造物惱人以春色，金錢假人以魔力，赴神祕之場合，享摟抱之樂事。羣雌粥粥，皆爲尤物。洋盤追求，獨羞拖車。迴旋未已，眉目傳情；開香檳以坐檯，飛熱吻而醉客。不有妖態，

世有瘋生，然後有交際花；交際花常有，而瘋生不常有。故雖有名花，祇辱於薄倖人之手，埋沒於閨閣之間，不以交際稱也。花之交際者，一放或人盡可夫，護花者，不知其欲交際而放也。是花也雖有交際之能，放不暢，慾不洩，豔聲不外聞，且欲與常花等不可得，安求其能交際也？愛之不得其法，寵之不能如其心，御之而不能盡其意。遺棄而嗤之曰：「女子無才！」嗚呼！其真無才耶？其真不知才也！

茅棚

第一號競選揭曉

| | | | |
|-----|-----|-----|-----|
| 雪夫 | 五七票 | 藻 | 三二票 |
| 邵球 | 四九票 | 余茂康 | 二八票 |
| 魯楓 | 四七票 | 備瑗 | 二五票 |
| 朱滄一 | 四三票 | 老君 | 二〇票 |
| 俞正文 | 三六票 | 玉堂 | 一四票 |

這敬神敬鬼，竟會樂於贊助，尤其是今年，平時不相信打醮的亦竟肯慷慨解囊。但是鑼聲，鼓聲祇能夠蒙住江北人的耳膜，却不能鎮壓住疫氣的猖獗，小三子的爹爹終於被召到天上去了。

小三子的祖母在哭，母親在哭。小三子呆呆的站着，不知想些什麼。

嗡嗡……飛機來了！

上空的機聲與地上的哭聲混成一種特殊的音調，小三子抬起頭來，飛機從他頭頂越過，突然，他喊着說：

「鬼子！掉下來！償我爹爹的命！」

苗水巧

第三日期次

死亡
想
談狗
細嚼「八一三」
買錢

奇猴
苗水巧
志超
袁世英
定一

死亡

喬·猴

半夜的哭聲，擾得我清夢中斷。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把身子翻了一個方面，腦子似乎清醒了些了；哭聲亦漸漸清晰了。聽！這是老婦的哭聲；這是少婦的哭聲。這是哭兒子的音調；這是哭丈夫的聲音。哭！終於擾了我半夜的睡眠。

天已經魚白色了，漸漸地晨曦進了窗戶，我起身下床，倒拖了鞋，七衝八跌的跑到樓上，向後窗望去。白！顯現在我的眼前，我已經證實我對於哭的原因的想像——死。

我家的屋後，是江北人搭茅棚聚居的所

在；同時亦是垃圾的堆集所。自抗戰以來，又成爲臨時會館，每天至少有一二口小棺材在這裏集合，一股臭氣真會把你嗅得欲嘔不得。但是江北的小三子却把牠當作惟一的玩具，他們把小棺材當作堡壘，跳躍其間，作戰鬥的遊戲。他們根本不會想到這會危害他們生命的，他們祇知道這是惟一的好玩的東西。

一星期以前，這裏已經死了四個人，都是患時疫死的。但是江北人們被迷信蒙住，以爲這四人的死，是鬼在作祟，所以錫箔，紙錢不知燒了多少。但是鬼始終沒有離開這江北茅棚區。

近日來，小棺材竟越來越多，堆積着好像一座金字塔，衛生局又不來收埋，重重的疫氣早已籠罩了整個茅棚區。

前二天的晚上，鑼聲，鼓聲鬧遍了整個的茅棚區。貧窮的江北人，用血汗賺來的錢，平時自己不肯多化一文，但是對於

去年

想

我坐在河岸上，

她立在我身後，

有一隻盛着水的桶在她身旁。

水裏面二個人：

高的是她，

矮的是我。

× × × × × ×

太陽嫉恨地向我們逼照，
我們頭上雖戴着笠帽，

可是兩臂熱紅得發燒！

我垂釣在水裏釣魚。

她空着手在岸上捉魚。

颯的一揮，一條魚在岸上跳，

她追去把牠捉了，

向桶中一拋，

魚在水中沒命地鑽跑。

如今——

她逃到了長沙，

我獨坐在臥房，

只有一個影兒在地板上。

影兒一絲也不動：我在想！

我脫去了鞋，可是

不脫掉衣裳。

我倒臥在床上，

我要會到她，在那

黑甜之鄉。

談 狗

志超

提起了狗，馬上便會發生兩種感想。一

種是可愛，牠能替你守門，阻止衣衫襤褸

者上門，這樣一年之內你至少可以省去不

少冤枉錢。那一般只借不還的窮朋友，看

見你有這樣一位勇武絕倫的黃將軍捍衛家

園，雖有滿腹經綸（借錢藝術），也只好望

望然而去了。更何況牠還有防盜賊之功呢

？進而至於太太小姐們所喜愛的吧兒獅子

等類，你回來的時候，牠會撲上來舐你的

手，狂吠搖尾，表示歡迎。雖然牠之所以

如此，或許是以爲你帶了牛肉回來。可是

牠的形態終夠你感動的。當你出去的時候

，挺起了胸膛，右手牽一隻雪白的獅子狗

，大步走入公園。那一種不可一世的氣概

，管教洋鬼子甘拜下風。同胞們見了，也

覺得你爲國爭光，真是衷心喜慰，莫可名

狀。假使你一不小心，落下東西，牠更會

馬上跑去含回來，雖然有時你落下了一隻

蘋果或一塊餅干，牠也忙不迭的去含來給

你，弄得你啼笑皆非。

第二種感想是可惡。當你去訪一位朋友

，衣服略爲皺一點，牠就鐵面無私地大吼

三聲，一個「旱地拔葱」，撲將上來，弄

得你長衫分家，血流五步。你要罵牠牠不

懂，打牠牠逃得快，使你沒法可使，何況

有時你自料也非彼之敵。這時正巧主人出

來呵叱，你也只好藉此收篷。事後雖主人

多方道歉，你終覺得「受寵若驚」。有時

你忽然興發，親自上小菜場去買上四兩豬

肉，兩尾黃魚，提着轉來。忽然半路上覺

得所提東西，份量不對，提起來一看，只

剩了兩個魚頭，餘物不知去向。仔細四面

一尋，方在後面丈多遠地方，發現一隻黃

衣將軍，正在舐嘴吮舌，朝你做鬼臉。你

方始恍然，佳餚已饜彼貴客矣。剛想追過

去打牠幾下洩憤，牠却早一溜烟去了，弄

得你只好望頭（魚頭）興嘆，嗒然而返。

綜觀上述二種原因，前者顯然屬諸布爾

喬亞之流，後者則屬於我們普羅階級。目

前世界上富人少，窮人多，所以歸根結底

，狗還是可惡的。

細嚼「八一三」

袁世英

「八一三」雖不能和佳餚一樣的大嚼之後

，把它吞下肚去，可是它有着和佳餚一樣

的美味。假使你把它下意識的細細地咀嚼

一下，就可體會得出來。

因爲人的口胃不同，所以辨味亦稍異。

然口胃儘不同，其味則不外乎甜酸苦辣；

……數種而已。

認「八二三」之味爲甜者，在「孤島」上却占有相當的數目。「八二三」帶來了一個機會，給他們終日東奔西返；今日開跳舞廳囉，明日設溜冰場囉，順便再頂幾幢市房，門上還可掛起「收買公債」的牌子。這樣一來，發財就發穩了。所以，當他們一談到「八二三」這個名詞，總是津津有味，眉飛色舞，「八二三」給他們甜的程度，也可想而知。

不過甜的果然不少，總比不上苦的數目。

把「八二三」認爲苦味的人，真可謂佈滿在這「孤島」上。他們不是徘徊街頭，就是匍匐在收容所裏，一天到晚，哭喪着臉，苦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在他們裏面，也有着以前養尊處優的老爺太太，公子小姐。「八二三」帶來了比黃連勝幾分的苦味給他們，並且把他們所有的一切一口氣吞了。可是他們並不絕望，都引着頸子等待着苦盡甘來。

酸的味兒，最難形容。然而也有一羣人以爲「八二三」是酸的。他們以前似乎是很任性的，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說到什麼就幹什麼。可是有了「八二三」之後，不要說

幹吧，就是連說話也要考慮一下子。他們的

唯一的辦法，祇有整天的躲在閣樓上，嘆幾口酸氣，寫幾篇酸溜溜的文章，以發洩他們那酸的牢騷。

假使你說「八二三」是辣的，那一定和我口結舌，雙淚直流，可是一想到「辛辣能充進食慾」時，非但不覺其辣，反而食量大增。增進食慾當然能使身體健康，本來瘦弱的我，一變而爲體魄強壯的青年。所以，我以爲「八二三」是辣的，因爲它能堅實我的體力。如果你喝一聲「再來一個！」我准附和你。

好了，「八二三」已蹦蹦地到了面前，是甜是辣，還是大家自己去把它細細的咀嚼一下吧！

買 錄

定一

—— 老土的經濟學 ——

老土近來似乎很活動。他爲了每天工作的繁雜，事實上需要一隻錶來規定一下時間，分配每一時間內的某種工作。可是，老土，一個經濟學者，覺得買錶，也是必須慎重的考慮，以經濟，耐用，美觀爲目

的：如果所買的錶合乎以上的條件，那方纔合算。

可是要合乎經濟，耐用，美觀這三種條件，確實是一件難事。于是他開始打聽那家錶價最便宜。他走了好多家鐘錶店的櫥窗，看看，總是不合他的心理，不是價錢貴，便是貨色不興。有時看看價錢便宜，式樣新穎，但走進店門問夥計們拿出來看，既沒有馬，又沒有鑽，機器總是不堅固不耐用。

老土差不多跑了好幾天，只是買不到合於「經濟」條件的錶；心裏老是爲了這買錶的問題，不能順利解決，有些鬱鬱不樂。而且，愈是買不成，事實上的需要愈是急切。這樣，老土一天一天地焦躁起來了。

一天，他經過霞飛路，馬斯南路相近，被他發現了一家鐘錶店。那鐘錶店祇有半開開門面，樣子不像賣新貨的店家。他在那半開櫥窗門前立停，看了好久，思量了一會。不差，那隻二用錶很好；出門時可以當掛錶，回家可以變小檯鐘，價錢祇要五元。五元！好，走進去問問看。

那着白短衫褲的中年夥計，見老土進去，連忙帶了笑容迎上來。老土不待他問，

便叫他把櫥窗裏的那隻兩用錶拿出來看看。那夥計看看老土身上是穿的西裝，舉止又是大方，不敢怠慢，連忙用鈎子把錶取了出來試試看，機器靈不靈。那夥計正在認真試他的錶，阿呀！那錶上的針頭機，

經不起一旋，便脫了下來。這一來，便老

比一股冒錶的熱情，突然降至零度，心裏十分懊喪。價錢雖然便宜，他也認為是「

不經濟」，很掃興地重複踱出了那家鐘錶店的門。

他走了幾步，一個轉念，呵！有了：不是王先生認識一家鐘錶店嗎，在××大旅

社的下面？好，準定去，至少可以便宜一

個八折，依五元半的價格算來，祇要四元四角就行了。於是他立刻化了二毛錢的代

價，僱了一輛洋車，由霞飛路拉到五馬路

湖北路口停下。走到那家鐘錶店門口一看，招牌是大華。先向櫥窗內一望，也有兩用錶。不等看清價目，便踏進了店門。

「喂！請把那隻二用錶拿給我看看。」店裏的夥計，看見穿西裝的老土進門光顧，當是一個好主顧，連忙放下手裏的修理工作，把一隻兩用錶取了出來，很恭謹

地拿給老土看。翻來覆去，看了又看，大約有十分鐘，老土又叫那夥計把錶背的蓋子脫開，看看裏面的機器如何？

「這隻二用錶是什麼價錢？」老土看了一會問。

「五元八角，先生。」滿臉淺笑的夥計，用餓虎吞羊的眼光向老土看着，好像老土的嘴裏會吐出黃金來。

「怎麼？要五元八角嗎？人家祇要五元五角。」

充滿了一肚子經濟學的老土，此地大大地失望了，非但沒有便宜，反而增加了三

角，連兩毛車錢一合，便要化上六元錢，這怎麼合於「經濟」的條件呢？笑話！

「你先生沒有看見報紙上登載着亨達利的兩用錶加價聲明嗎？自從外匯提高之後，兩用錶的價格便賣六元八角至七元。你

先生來買，小店仍照原價賣給你，你先生

還說貴，真正天曉得。」那個夥計的確是個老資格，很懂得「生意經」。他又拿起

錶對老土繼續說：「先生，你是識字的人，看看外國字，這是德國名廠出品，照這種貨色，你如果到亨達利去買，沒有六元半，不要想買到。」那夥計的算盤，比這

位經濟學者——老土，着實要高明得多。好在老土有老土的經濟學，自然不會去聽那老資格的夥計的算盤。可是價錢總得要還一還，「王先生認識老闆」的一句話，也可借來用一下。

「這樣罷！做買賣成不成一句話，我和你們的老闆，也是認識的，並且很有交情，要是你們老闆不生病，他一定肯照成本

賣一隻給我。現在我依你五元八角，那末打一個八扣，興不興？」

「五八四，八八六四，呵！四元六角四分，——這裏他的聲音很低——祇有四元六角四分嗎？不來不來，自己成本照原兌未漲之前，也要四元八角，現在更不對了

。」這精明的夥計，把錶收藏了起來，他覺得這主顧不是「生意經」。一面又繼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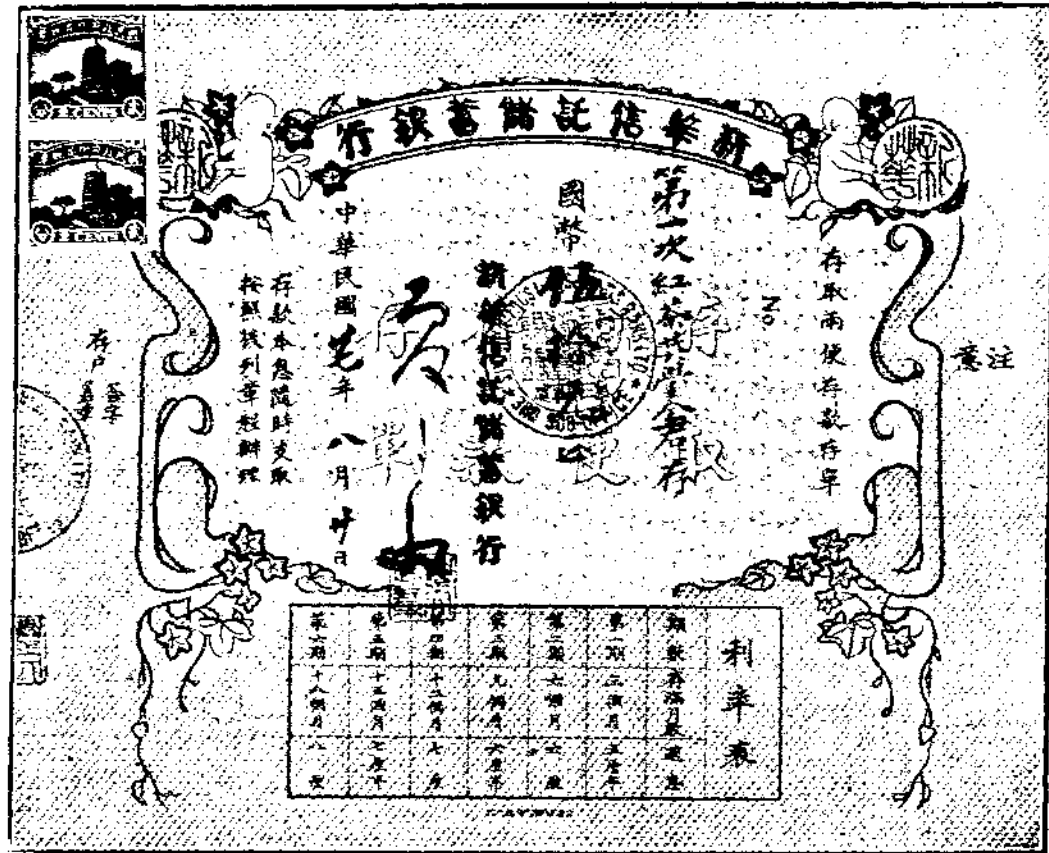
，「爽性老闆和你直接談判價錢，就是老闆蝕本賣給你，那倒與我們做夥計的沒有

相干。」（下期續完）

編後記

第二次奪標辦法，與第一次相同，因篇幅有限，不再刊入，請查閱第一期「茶餘」(在四五期)紅茶(丙)可也。以後社員投稿，希望最長不過一千字，因每期規定須五篇文字也。

秋水軒主人獎學金存款證



唐鳴時大律師證明並保管

定價表

| | | | |
|----------------------|----|----|------|
| ★本刊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特刊並不加價★ | 零售 | 每冊 | 一角 |
| | 半年 | 三冊 | 二角 |
| | 全年 | 二冊 | 二元 |
| | 郵費 | | |
| 國內 | 香港 | 澳門 | 南洋 |
| | 四角 | 八角 | 一元二角 |
| 國外 | 四角 | 八角 | 一元二角 |
| | 六角 | 九角 | 二元 |
| 國內各地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 | | |

有著作權 不許轉載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六期

二十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刊每冊實售十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山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轉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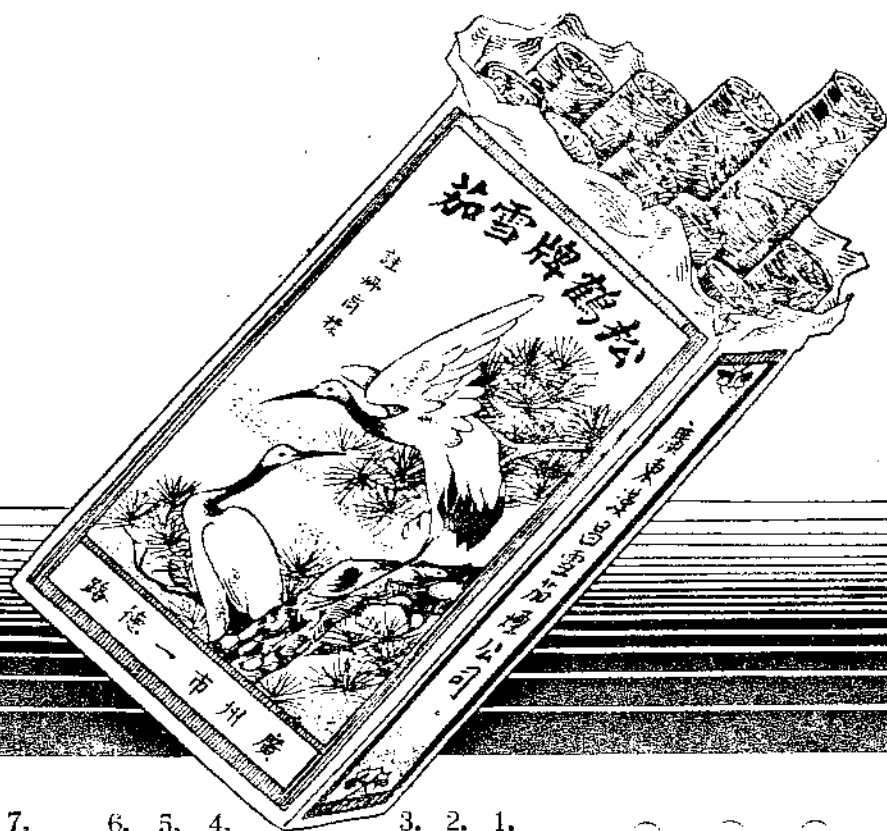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售 中國書業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漢昌雪茄



詩謎徵射(第二次)(漢)值課者百不如人

(一)○岸天桃看不盡

隔兩近遠對

(二)○吾祖○曾營別墅

也亦何未不

(三)○月臨窗坐

待愛伴遠遲

(四)○竹樹陰森籠四○

閉閉鄰週方

(五)○知道德尊

乃固豈應焉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左：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甲、中五條贈文稿紙十打 乙、中四條贈文稿紙七打

丙、中三條贈文稿紙五打 丁、中二條贈文稿紙三打

戊、中一條贈文稿紙一打

4. 以上贈獎辦法，不拘名額。徵射結果，在第七期上揭曉。

5. 本社備有對證古本，如有懷疑，儘可查對。

6. 猜射限期，本埠九月七日截止，外埠九月十五日截止，皆

以郵局戳記為憑，過期無效。

7. 領獎辦法，為便利遠道讀者起見，如須本社代為郵寄者，本埠請寄回件郵費壹分，外埠貳分半，國外壹角，獎品不論多寡，一律以此為準。